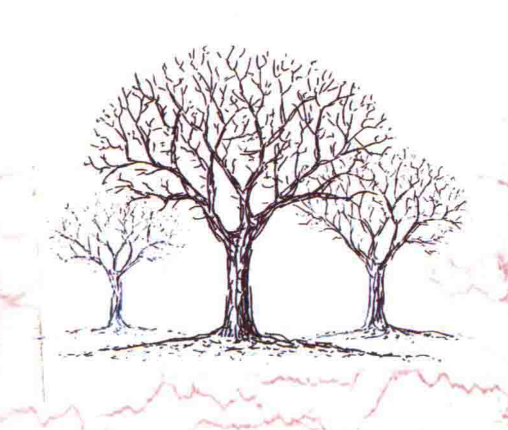
2014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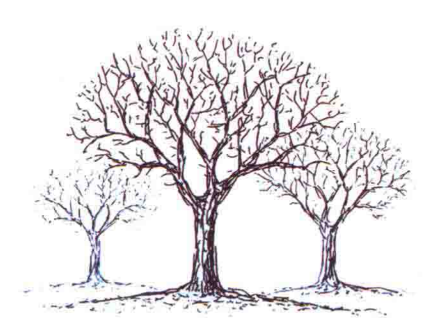
九博士联合推荐

中国年度优秀诗歌

• 杨志学　唐　诗　主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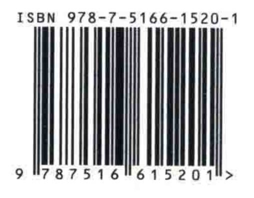


新　华　出　版　社



中国年度优秀诗歌

2014卷


ISBN 978-7-5166-1520-1

定价：40.00元

雨夜的声音

人　邻

那是惟一的声音，
我深知的声音，羞涩，美满。

我没有睡意，
我还在窗前等待更大的雨。
唯一例外的
是充沛的闪电，粗大的根
裂开了整个雨夜和大块的泥土。

那声音还是孩子，
让过来的人为他们合十祝福吧。
这卑微的幸福，实在太小，
但已经足够他们今夜平安地享用。

（选自《读诗》2014年第1卷）

在外婆坟前

干海兵

三个月前，我带着半岁的儿子
和你在秋天的田埂上有过一次对话
那时候庄稼收尽，地上是衰败的杂草
你干枯的双脚仿佛漂浮在空中
你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
话未说完，远方的乌鸦此起彼伏

你有过一只紫薯、玉米和小麦的船
现在沉入泥土，在川康边地，小坝子的流水
从每一丛树根中流过，像多年前
在麦地中飘荡的少女
那么多消瘦的炊烟，那么多夜行的人
鞋钉溅起三月的雨，七月的风
一盏桐油灯蹒跚在温暖的低处

我是你被风吹远的一粒麦子，乡村的水分
在每一条更远更远的路上流失
我带着你的皮肤、血液、日渐松碎的骨头
顺水而去，找到陌生的亲人
此刻，他们在打磨基因，找出你少女时
一夜未眠的鞋子

我其实知道，你早已离开这一堆新土
我们从此不再是亲人。你将是开在路边的
不再焦灼的花朵，你将是故乡月滴下的
欢乐的露珠。我喃喃自语
只因为那冷去的田梗上，乌鸦
还未来得及衔去我们曾经重叠的脚印

（选自《山东文学》2014年第1期）

仿佛创世之初（外一首）

大　解

我很少倒立起来，把地球举过头顶。

现在我做了，却突然感到两脚踏空。天啊，

我竟然以虚无为支点，找到了通往上苍的捷径。

我看到颠倒的世界上，

践踏大地的人们带着原罪，徘徊又徘徊，不知所以。

而我举着地球，仿佛创世之初，为上帝搬运。

放在这里。放在那里。

到了第七日，我和上帝一起休息。

秘　密

天空越来越薄，快要升到世界的外面了。

我坐在石头上，慢慢地合上书卷。心想，

再过一百年，我就能走到那里，且不必隐身。

我有这个力量，我有来自内部的支撑。

而这些藏在心里的秘密，

只有三个女神知晓，

其中最小的是女儿，最尊贵的是我年迈的母亲。

（以上二首选自《山东文学》2014年第7期下半月刊）

当年在课本里没有认识到的

大路朝天

谁告诉我明天就代表着希望？
当你用生锈的铁锹
在淤泥里挖出青铜面具
发现有酣畅有星空在身后

谁领着我们批判“譬如朝露”？
当身边的人不经意间陆续老去
发现这是自然规律
生命的长度经常不能充盈生活

谁让我上课背着手不许动不许讲话
告诉我要尊重老师
但没说老师首先要有爱
关在笼子里的鸭子只能喂什么吃什么

谁告诉我穷人都善良富人都是坏蛋？
金钱和道德根本就是两个概念
逻辑上怎么能划等号

四十多岁的沉浮
撞破了额头走崴了脚
我才发现有那么多谬种流传

如果照搬照抄偏听偏信
就成了呆子傻子木偶橡皮人

（选自《中国诗人》2014年第5期）

向春天预订（外一首）

川　美

第一场雪还没开始融化
我已向春天预订了一片草地
——你知道它该铺在哪里

也预订了与草地相配的
蒲公英和鹅不食草，你知道
——它们各有几株、怎样点缀

预订了苹果树，是的，一棵足够
主干虬曲，枝繁叶茂
——是正宗的伊甸园品种

预订了蔷薇树篱，刚好把草地圈住
至于燕子、蝴蝶和蜜蜂
——春天啊，自会慷慨赠送

还需预订一条小溪？灵魂一样
缠在你腰上，流过我双膝
——就这些，一切准备就绪

现在，让我们安静地躺好
隔着九重黑夜，等待

啄木鸟“笃笃”敲响木门

（选自2014年8月8日《沈阳铁道报》）

有时候，我望着生活

有时候，我望着生活
就像一个小姑娘，欣喜地
望着初次见到的大海
白色帆影撑起神秘的远方
无情地，把小小的心儿招惹

若隐若现的银光
仿佛是希望的信号
我无数次从梦里踮起脚尖
末了，竟没有一艘船只
肯搭载我的梦想

如今老了，望着喧嚣的生活
瑰丽的梦已变得苍白
而我依然爱着迷人的大海
爱她辽阔的蓝，持久激荡
爱她的白帆，像寄往远方的信件

（选自2014年8月29日《沈阳铁道报》）

山里人家（外一首）

凡 羊

几间农舍，在山上
静静地将寂寞撑住

斑驳的墙上挂着筛子，篾条，辣椒
屋檐下一筐萝卜
为生活洗净身子
一盆洗脸水里
泡着一根麻绳

风，像热乎乎的毛巾
敷在脸上。夜色里
蚊子在鸣唱，它们的嗜好
是山村的疼痛

（选自《星星》诗刊 2014 年第 9 期）

一场雨

一场雨，勾勒春天的剧本
万物手忙脚乱
是观众，也是演员
编制各自的红花绿叶

一缕风，过小桥
人间春耕正炽——

田里，有种子冒出细芽
一苗一苗，吟一阕鹅黄的小令

（选自2014年6月6日《四川日报》“原上草”副刊）

今夜，我听见了神曲

马万里

凭借大风朗月的辽阔
今夜，我陈旧的身体冲出一把铜号

白鸟起飞，音乐散开的
全市绿地，湖水，新鲜的语言与雪
在一座草屋，我看见春光里的琴
也像我的寂静，埋下风暴

一枝寒梅说出天荒
喀秋莎的旋律就要成就了我
卡门序曲加速脉动
我在青草池边，惊叹岁月的倒影

而大地安宁，恰似苍天的温柔
举起我的表白

湖水连天，她其实
一直都想站起来
奔走着呼应我的沸腾

在岩石的一旁觉悟
我想仰面向天

借一潭好酒
修为一尊女神

（选自《大别山诗刊》2014年春之卷）

减　法

马启代

减去那长长的前缀，减去那些定语
好形容词……，姓氏之前，统统减去
连姓氏也可以减去，连名字
也可以减去……

轻的，重的，统统让时光拿走

……，一直减到一把骨灰
只是我的文字可以留下，哪怕剩下
仅仅一句诗，刚好
安放我的灵魂

（选自马启代诗集《黑如白昼》，线装书局 2014 年 4 月）

静夜思

马萧萧

一定还有好多星球，也住着活泼泼的生命
他们、我们，世世代代都在
寻找着遥远的对方，世世代代都无法
寻找到遥远的对方……
这茫茫不朽宇宙有多大，他们、我们的寂寞就有多大
马萧萧先生，今夜你皮肤
乃至整个肉体的那点小饥饿感，又算得了什么？

（选自诗集《马萧萧的诗》，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4 年 4 月）

我的脸

马新朝

我的脸在衰老。这没有什么
就像挂在门口的牌子，被风雨漂白
它只是我的一个符号或标记，在人群中
漂浮。我活在我的思想或想法里
我的思想，是用平原上村庄里的梦
还有远山的阴影做为营养，让它一寸一寸地
生长。虽然我的眼睛已经老花
鼻子也不健康，但我用自己的思想呼吸
用自己的想法看你们，看这个人世间
就在今天，就是现在，我感到自己
很强大，我可以把杨树，柳树，还有更远处的
那些酸枣树们召唤在一起，用土地深处
最隐秘的嗓音与它们对话
我说，我知道你们的前世和今生
你们所走过的脚印，都留在我的诗篇中
就是此刻，我突然升高，高出遍地灯火
高出你们生命中全部上升的血色素
我的形体里闪烁着人性之光
这一切，我的脸并不知晓
我对它说，我不怕你和你的衰老
只要你仍是一张人的脸，有着正常的

人的五官，以便区别于
其他的动物或者野兽

（选自《诗刊》2014年1月号上半月刊）

我们都长着一颗容易被忽略的心

王　妃

我们都长着一颗容易被忽略的心
忽略一些人，又被另一些人
忽略。
也许有那么一段时光，即使黑暗
捏住了我们的喉头
也要拼命挤出模糊的声音：
我很在乎你。
那些甘愿掏空自己的，都变成了
空心人——每一次得到的
小欢喜，哪怕短暂如
流星划过，脸亦灿若桃花。
而无情的背叛和忽略，总是不断
在背后制造伤口，也制造奇迹：
捅刀子、撒盐巴、吃还魂丹……
一颗心颠沛流离，死去又活来
没有办法，谁让我们都长着这样
一颗容易被忽略的心？
短暂的欢娱里，埋伏着十面危机
当疼痛住进这颗心里
我们才能摸到自己的心跳——
此刻，它是最安全的

（选自《新诗刊》2014年第1期）

松开手

王久辛

松开手　松开握紧的血液
和提到山尖的挂念　你不是
在山尖上仰躺着　看过太阳吗
太阳在无声地移动　或者
它在轰隆隆地移动 你和我
和全人类——不是同样
毫无办法吗　火山要爆发
江河要泛滥　即使你没有
躺在山尖上　或你就在现场
——又能怎样　你必须
松开手　松开握紧的血液
让它涌动　让它奔腾
让它在你的脉管中
自由自在地成长
遍体鳞伤地壮大
然后　放任太阳徐徐升起
像无奈地望着太阳缓缓降下

就是这样　一日长于百年
淹没了　不仅仅
我一个人的所有张狂

（选自《国酒诗刊》2014年第4期）

乌鲁木齐的傍晚

王兴程

桅杆　孤岛　飘摇的天空
我身处大海的另一端
所有的背景清晰或者模糊

寒风吹来　高楼的霓虹开始闪烁
多么冷漠的繁华
这天上的人间　与我有着无限的距离

所有的高架都在旋转　上升或跌下
每一个出口都预设了一个人未知的前程

出租车绕过暗礁　鱼群一样漂过
这个傍晚　在乌鲁木齐的高架上
我飞奔着中年后的人生
朝着虚幻的前方

（选自《伊犁河》2014年第6期）

芙蓉洞

王顺彬

芙蓉洞位于我的爱情中间，距初恋 40 公里
距洞房 43 公里，距相思 250 公里
距美满仅仅半公里
它位于芙蓉江畔，因而得名。它也位于我的诗里
因而受到我的深爱。它并不
只是一个大型的石灰岩洞穴，它还是我
有血有肉的珍惜之地
我只要一进入它，那些类型齐全
形态优美、质地纯净
琳琅满目的钟乳石山、石柱、石瀑、石泉、石帘
石树、石花、石鸟、石鱼、石盆……
一齐在我的歌吟中爱过来
一齐将我的词语变成稀罕的卷曲石
方解石、石膏花和文石花
一齐让芙蓉洞，成为
“一座斑斓辉煌的地下艺术宫殿，一座内容
丰实的洞穴科学博物馆”
一座爱情圣地，一座灵魂家园。这一切
难道与芙蓉洞无关？这一切
难道不是我在洞中进进出出得来？从此，我懂得了
不仅要热爱有洞的山。而且还要
热爱洞内的风景，一直

热爱下去，一直热爱到常常同她在洞口边对坐
不说话，只微笑，听深涧的鸟鸣
听藤拂往事，地面
全是回忆的倒影。看天上的云朵慢慢浮动
看梦里的芙蓉花
从从容容，一瓣一瓣地绽放……

（选自 2014 年 7 月 18 日《重庆晚报》）

你在傍晚出来散步（外一首）

王家新

你在傍晚出来散步，其实也不是散步，
只是出来走一走，像个
放风的犯人。没有远山可供眺望。
四周是高楼。
腊梅的幽香也不会为你浮动。
又是十二月，树梢上
孩子们留下的喧声也冻僵了。
你走过街边的垃圾筒，
那些下班回家的人们也匆匆走过，
也就在那一刻，你抬起了头来——
一颗冬夜的星，它愈亮
愈冷。

马

有时我们看到的马有一双孩子的眼，
有时我们看到的马有一双囚犯的眼，
有时我们看到的马，一转眼化为岩石和树木，
有时我们看到的马，比天使还要羞怯……
但此刻，我的马，你从雾霾中向我们走来，
在你的眼中我看到一场燃烧的火灾！

（选自《红岩》2014年第3期）

丢失者（外一首）

王祥康

有一天 我把自己弄丢了
不知丢在哪一阵风里
我似乎一下子失去了脚下的路
对着自己的影子愣上半天
好像灵魂被上苍收走
现在我该拿什么证明自己的存在

我的出生年月无从考证
对着镜子数白发 辨真相
盘点曾经的脚印和风月
我的出生地变成遗址
先供自己瞻仰 一些蛛丝马迹
也只好暂存土里

朋友各奔东西 亲人会认出我吗
一丝悲伤划过心壁
仰头望天 灵魂在蔚蓝里漂移……

又一阵风过 我突然空阔起来
像空气无所不在
多么自由啊 我不再是原先的我
我是大地最轻的那一部分

一粒尘埃 一株草 一滴露珠
因为轻 到处碰壁
因为轻 我又随遇而安

（选自《福建文学》2014 年 1 月号）

银杏树下的少年

深秋的颜色相当于黄金的重量
划过头顶的鸟鸣
可以带着它们轻盈地飞

一位少年在银杏树下
挪不开脚步 为一片落叶垂泪
是想起远方的母亲
还是被银杏叶砸痛初恋

时光总在眼里飞着
从嫩绿到金黄到枯萎地凋零
少年的情绪跨越时空
现在他在等待一声鸟鸣回转身
带他去往母亲的冬天

不想被爱情和年轮圈住
银杏叶的一声叹息
让少年心怀亏欠 在异乡
他常常看见母亲浑浊的眼睛
沉淀着比夕阳更重的担心

（选自《诗探索》2014 年第 3 辑作品卷）

半　途（外一首）

王浩洪

我在一条陌生的街道醒来
看树在熟悉的风中睁开眼睛
像熟睡了一个冬天的婴儿
把微笑送给久违的母亲
众草疯长，车如蝼蚁
所有的眼睛、耳朵和语言
都在半路上遇见，跳动着
还没有煮熟的符音

我在半路的途中
看荒山敷上薄绿，鸠鹊衔起枯枝
我用心，与众草一起舞蹈
把霓虹挂上丛林
用火柴点亮星星

每　天

每天，我在阳台上
看云彩和钢铁
做八段锦
呼吸与房子不一样的
空气。我知道

阳台在31层

掉到阳台外面会死去

我也知道，如果没有阳台

我也一样会死

（以上二首选自《东坡文艺》2014年第3期诗歌专号）

力不从心

王菁菁

披星戴月
还是没赶上

记不得已经多少次
我给自己发送请帖
不是无人应答，精神姗姗来迟

仿佛事先安排好的
我总是慢
总是不能追上自己

在迢遥的心路上
我就那么孤单无助地走啊
走啊

始终找不到
与自己握手言欢的捷径

（选自《中国诗人》2014年第5期）

芦苇的怀念

王德云

在一场梦里
又找回了那一片芦苇
飞旋的苇絮
交错的苇杆
几缕微弱的明亮
让生命依然鲜美
惊醒时，眼角还有一丝潮湿

多少次重拾这样的记忆
若隐若现地跟着脚步
时光的记忆历久弥新

冬天是芦苇最美妙的季节
当封冻的河面擎起马车
飞快的镰刀将它收获
在一盏盏灯下咬合成形
滚烫的酒将一颗颗心燃烧
雪被下的根在等待着春暖花开
掀起水涨苇绿的又一次轮回

当我再回到原来的地方
一垄垄玉米高粱覆盖了整个芦苇荡

生命的篇章似乎终止
两行热泪滑落下来

呆立许久，任狂乱的风撩起长发
一遍又一遍地问眼前的青纱帐
我保姆般的芦苇荡还会回来吗
苍天无语，只有风吹叶子的沙沙响声

（选自《诗歌月刊》2014年第12期增刊）

春天里的旋涡

木　木

一不小心
就跌进了幽幽的旋涡中
深不见底

这是个不平静的春天
落叶，随风翻滚
脚一踩，就六、七声叹息
儿子问，妈妈
地上都是落叶，是否表示秋天要来了
我说，现在正是春天呢

不信，你抬头
树枝上缀满嫩绿的叶
并将愈来愈郁葱
落下的，是那些旧的

旧的去了
新的才能长上来
每一片辨着风向飘去的落叶
都是春天里的旋涡
不小心踩中了
就沾染了伤感

（选自《星星诗刊》2014年第7期）

迤北之北

牛　敏

如果脑袋里装满了别人的思想
如果你厌倦了年复一年的奔忙
去鞑靼勒吧
迤北之北是鞑靼勒

这里十月的艳阳下就会下起一场雪
雪野之上，金黄的草浪接地连天
四季的风刮个不停
风中充满干净的言辞
这里呼吸是宽大的，你可以尽情地
做梦、思想、向往

可以脱光衣裳，让滚烫的胸膛
挺直的脊梁，紧贴地面
接受大地的元气和洗礼
把自己透明的杯子高高举向蓝天
就此把杯子之外的，放下

放下那些都市的繁杂、南风里的矫情
重新找回分明的四季，日出的方向
这里一整天或许见不到一个人
你可以独自面对一场风雨，独享一座彩虹

可以放心地走路，不必担心
不留神踩疼谁的身影

这里时间宽广，宽广到让你直面永恒
你的奢华是有很多星辰和季节
陪伴着慢慢度过浩瀚的光阴
穿越的车马载满玲珑晶洁的梦

当你的心大得找不到了你自己
当你的心小得只剩下你自己
去敕勒勒吧

这里的大地坦荡而凝重，有足够的空间
让你卸下你的精细、你的苍茫
任由浩荡的风吹向缄默的蛮荒
野火绝地摩天地烧向季节深处
白云悠悠飘出你的视野
就这样，放下
与单纯的黄羊专注地咀嚼草地上的阳光
聆听来自远古清澈柔静的天籁
让它们悲悯的眼神救赎你的远方

可以站在时光静默的岸上，仰望那些
策马远去的身影和他们烛照四海的心胸
敕勒勒的寒鸦如同帝国的金属，肃穆神圣
从时间背后，锐利地注视着你的狭小

敕勒勒以足够的空廓让你的心安放或等待
宁静照亮你的风尘，孤独把你填满
让你长出鲜嫩的叶子，从而布满露水

折射阳光，掀动经久不息的叶语
向风中弥散感激和祝祷

要想忘记，去鞑靼勒吧
要想记起，去鞑靼勒吧
迤北之北，鞑靼勒

（选自2014年4月6日《内蒙古日报》“北国风光”副刊）

一寸狂心未说

车延高

刘海遮额时，我不认识你
住在那里的一棵树叫银杏
每到橘灯挑亮，我都在风里眺望
你家镜子里，有一张红扑扑的脸
梳头，手臂的姿势优美
东起西落的月亮就去窗边
看你的眼睛漂漂亮亮
我胆子小，躲进丁香花丛
你走路，走出林黛玉的腰
这时小园香径徘徊，月华如练
天未老，情初发
含情脉脉的手摘一片扇状的叶子
贴于鬓边，是一枚金色发簪
脸就侧过来，一往情深，不知看什么
窗外的我，正为相思所累
一寸狂心未说
心有千千结

（选自《芳草》2014 年第 2 期）

到底谁起得最早（外一首）

方文竹

天刚蒙蒙亮我就走出户外
甘心街的李二黑起得比我早
李二黑说　他开早点店的姨妈起得比他还早
他的姨妈说　生活这位顾客起得比她早
邻居女孩诺兰早就打开窗户
她说　微风早在屋外守候
一张白纸上走来尚未成型的妹妹
一行文字还在质疑　孔老夫子这是多少次天亮时现形
悄无声息地挖掘了一夜
起早的还有化妆的天使　具体的魔鬼　抽象的影子

大地上的火车一直在开
时间的搬运冲出了规划图
到底谁起得最早　去问生活的流水　去问美妙的虚无
去问心灵的发动机

我的身体内还有另一个早晨
她是一个更早的早晨
我一直紧压着　不让她出来

（选自《星星》2014年第2期）

我行路喜欢朝后看

在安庆　我怕
夜间的猫头鹰混淆了百花的视线
在芜湖　我怕
未挖掘的矿藏上写错了指示牌
在北京　我怕
胸腔内的雷霆是否遗弃
在宣城　我怕
呆若木鸡的影子变幻成大刀阔斧
在乌有之乡　我怕
与现实短兵相接的战壕深深浅浅

一次又一次急刹车　只是还未闯祸
年检合格
上帝的评语居然是——
真正的路你还没有行走

（选自《扬子江诗刊》2014 年第 6 期）

夜　行

方良聘

说着　说着　不知不觉
夜　便悄然来临
转过身　你就一声不吭地走了
走进苍茫　浓重的夜色
你说　这是一个人不可抗拒的宿命
来自黑夜　又回到黑夜
没有谁告诉你要走多久　多远
更没有谁给你明示未知的去路
“你只能摸黑前行　别无选择
翻过这道山梁　还有更陡的山岗”
屏息倾听　隐隐约约
你似乎感觉到一条陌生的
河流　正在山的那边流动
哗哗啦啦　唱着不知疲惫的歌
而更远处　天边的繁星
一粒更比一粒明亮 璀璨
冥冥中　你始终被一个声音
抚慰着　推搡着　牵引着
“这正是你所要寻找的
它们已经在那里闪烁多年”

（选自《中国诗歌》2014年5月号）

花 期

邓万鹏

向一扇窗户致意
玻璃的反光也向你致意
眨眼睛很重要　甚至比疑问还重要
路过这个院子
很随意　不太像传说的盲人住宅区
从顶端的入口
拐进去　去看那一堆都看见了
如同白看的泡桐
在花期　你接受了一簇桐花的训斥——
一树美学的知识
包括你喜欢的颜色　气味　听力
没关系就是有关系
——如果你与你的树根确实没关系
请你这就走开
树仍是树　花朵
仍是花朵的纤维水分子

信号很多　你还听不到蜜蜂
怎么办　去了解别的生命
到对面另一条街
关注劳动的意义
自行车走不动了　问题的铰链

咬不住身后文化局
一个个体的人要修理他最根本的问题
那就是一瓶子动力
等于几瓶子公里　先别去结构纱窗
邻居的剪刀并没有从树上的喜鹊飞来

伊河路　总是处于出发的前夕
一双脚摇摆在一种平衡术里
有几种本能生长着　把一个码头
搬到另一个码头　也不是不可能

（选自《诗刊》2014年11月号上半月刊）

暗　疾

邓诗鸿

一群细小的蚂蚁，我请求你们停下来
把每天，都当做最后一天来过
每个清晨，切记与爱人做一次短暂的吻别
呼啸而过的洒水车，别打湿蝴蝶的花裙子
它们的美，煽动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浪漫
还有去年的那朵桃花，即便是青山依旧
但人事已非；我担心那颗爬火车的红豆
和她们骨折的爱情，如今却濒临下岗
我更担心草叶上的那颗露珠
它的破碎，即是一种美
它每一次轻轻的晃动，一颗心
便瞬间老去三分

我的担心有些细碎，多余
这潜藏多年的暗疾，我一直羞于说出

（选自《诗刊》2014年1月号上半月刊）

初　夏

玉上烟

她倚在门框上
脸色苍白
他们结束了
那个戴着黑边眼镜的
亚当·兰伯特
像是终于获得了解脱
她抽着我的香烟
嘴角挂着微笑
光洁的额头
曾有过多少次海潮?
一年了
性是一件衣服
她挥霍掉了她的丝绸
一切自然而然
她漠然地谈起她爱过的男人
是怎样一个个离开她
她藏起了她的感情
“其实我也是独身主义者”
她故作轻松
但香烟出卖了她
夜色浓稠的房间里
她一支接一支

烟圈悬在半空
像一个个无法消逝的梦
多漂亮的烟圈啊
在这个燃烧的世界
得像香烟一样，一截一截烧掉自己
有一阵子，我走神了
我耳边有一群雨滴
它们飞驰着
在虚空中
在旋转的大地寻找栖身之处

（选自《西部作家》2014年第5期）

木 棉

申 林

你的手掌里有我的心事
就像大地怀抱着四季的花草
你说：爱也不短，来年相见

你从春天脱身而出
手里握满蒲公英般的花蕊
降落凡间　便认作天堂

我愿你叭叭掉在我心里
晕染的红色像漫漫星斗
风吹过又飘来　薰醉你我
我们都换了衣裳

（选自 2014 年 8 月 4 日《文艺报》）

小狐狸

申　艳

在梦的边缘，试图拣起些许
小狐狸在呓语中
遗漏的情爱

月牙不小心说出
你的尾巴，拖着的疼痛
那个读书人，多少夜的灯光
都无法割去

楼舍的剪影闪着锋利
小狐狸，我和你一样相信爱情
曾在月下魅惑我的爱人
同样忍受
被打回原形的痛楚

（选自《诗选刊》2014 年 2 月号）

灯　塔（外一首）

田　斌

像眼睛一样，一盏明亮的灯塔
盯死了夜里的黑

整整一个夜晚，它没眨一下眼睛
浪涛拍打着海岸，船儿轻轻摇荡
海面升起淡蓝色的雾，梦一样恬静
当鸣笛再一次吹响
平静的海面上
船像鱼儿一样窜动

总在这样欢闹的时刻
灯塔与黑夜一同消失

（选自《清明》2014年第4期）

老丝瓜

它衰老的只是现在
它曾有过花期与壮年
但现在，它被遗忘在藤架上
呈现出生命的一种状态
我知道，它曾经丰硕过

它的营养，是我喜爱的口味

一条老丝瓜的命运终归就是这样
它将要慢慢离去，腐朽在时光里
它早已失去了牵挂与疼爱
它就要成为一粒尘土
依偎到大地母亲的怀里

一条老丝瓜在藤架上无语
它已被时间所伤
哦，多年以后，它可堪回首
那跌落前风中的一晃

（选自《诗刊》2014年1月号上半月刊）

壶　口（外一首）

田　湘

心如潮水
定在此刻倾注激情
不顾一切，放纵自己
只要一次的澎湃
就可以把爱恨
倾泻个痛痛快快

不要说我冷漠
只因我还没遇见
唯有此刻
我才有足够勇气和力量
荡涤岁月的孤独
用喷涌的潮水
承诺不变的爱情

为了这一刻
我已匍匐了千年

（选自《作家》2014年2月号）

遇　见

我遇见阳光在白昼逃遁
雾霾的强吻让天空窒息

我遇见河流脱离了河床
鱼儿在空气里学习呼吸

我遇见黄叶追逐风的虚无
光秃的树在企图寻找

我遇见幸福在高速路上逆行
所有的堕落都勇往直前

我遇见爱情用狂草在脊背涂满苦涩的印记
那些字句都似是而非

这就是我每天
所遇见的伤悲

（选自《花城》2014年第1期）

吊 瓶

卢 辉

在吊瓶里面，水是安静的
药，看似默哀
也不一定肃穆
它的归程十分传统
一般只在人的静脉里
慢慢　行走

一滴、二滴、三滴……
都具备穿石的本领
不停顿
不用指南
也不泛滥，只与心血交涉
与死活谈判

到了死，或者看到了活
这个边缘
像药水一样：多滴一滴
少滴一滴
也许惊天动地

（选自《星星诗刊》2014年第10期）

远方的思念（外一首）

卢吉增

太白的酒在我的杯中，我在太白的诗中
风化了千年
有些声调和韵律已如顽石碎裂
一些词语仍带着固执的乡音

苏子与太白唱和
还有谁的吟诵忽远忽近
孤月不明，薄云包裹着乡愁
乡愁有多远
是千年
还是万里

没有了汉关，沙洲寂寞
今夜是共同的背景
今夜我们想到了清晖缕缕
想到海上涌起波澜
是谁发出了起航的号子
就像月亮收不回月光
也许我们的彼岸在千年前的某节诗旁

给月亮带去什么，坚硬的屋顶隔断我们的触角
此时此地

我们像一个个手语者
笼着零散的月光
静默无声

折　叠

微风折叠了湖面
云层折叠了天空
散布的马群折叠了草原
蜿蜒的溪流折叠了山谷
起伏的山脉折叠了远方

白天黑夜折叠了岁月
皱纹折叠了生活
规矩折叠了我

我折叠了一只飞机和纸船

飞机承载着我的灵魂
纸船装载着我的身体
它们飞得越高或行得越远
我就越无限地张大
并逐渐舒展开来

（选自《中学语文教学》2014年第9期）

没有细节的夏天（外一首）

叶延滨

这是没有细节的夏天
在这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数字化的夏天也标准得没有细节

没有在屋檐结网的蜘蛛
光滑而透明的玻璃墙上爬着滑倒的阳光
没有草尖的露水
没有小蜗牛爬行留下的印痕
没有蝉鸣的午后
没有小蟋蟀唤来的暮色
没有蜻蜓站在小荷花的花瓣
没有蝙蝠黑色的翅膀擦亮天上的星星
天上天上，一根有线电线送来
都市配发的夏天——

一面标准的电视屏幕
在标准的十九点三十五分
向你发布气象局审定过的夏天
“晴转多云
最高气温36度
最低气温25度”
明天的夏日配给十分标准
没有雨没有雷电也不会有细节

播送这条夏日天气的小姐
有张标准化美女的脸
眼角皱纹的细节按照规定抹去了……

真相与真理

人类，也许只是一个人
也许是他是你还可能是我
迷恋上了“真理”
这是一个没有性别的词
在这个词后面有一串又一串的词
词汇成为一条小溪
流进一本又一本的书里
书与书结盟
结成巨大的没有出口的迷宫

而真理，这个词汇中的上帝
却早早地溜出了书本的迷宫
站在早晨的阳台上说
太阳快升起来吧
花儿开放了吧
小鸟歌唱吧
草儿绿吧
风吹吧
——告诉大家一个喜悦
那个爱给这个世界添麻烦的傻子
被关进书本里了！

（以上二首选自《大家》2014年第1期）

散步记

叶菊如

坐在石头上
看久了
会觉得唯一爱着的那棵香樟树
原是一座山的形状

有人在水边吹笛子……
如果你曾留意
跌宕起伏的，不是江心一叶小舟

不断抵达的暮色，隐藏起我周围的世界
原谅我被突然亮起的灯笼照着
事实上，我黯淡已经很久了
如果你曾留意
我来到这里
需要做的仅仅是——
寂寞地敞开，无边无际的冥想

（选自《绿风诗刊》2014 年第 5 期）

别峰禅寺（外一首）

白　梦

将一生的泪水都流在这里
将禅心化作七宝池
我从病骨支离中
拣出历劫千年的种子
送它回家

涉过水流的人
吃过阿伽陀药的人
从边地到化城
在忉利天仁慈的回眸
刹那间，禅机已破

当芬陀利花开放
散发前世功德的芳香
我仍被尘垢污染
重堕烈焰、无知和欲望
我是个福薄的人
没有泪水回馈恩情
没有相思拯救相思
恒河岸边，三生石上
情节残破，故事迟迟不肯落幕

我必以血书经，燃脂为蜡
直到天雨泪，泪雨花
直到细雨中行色匆匆的人洗尽芳华

听！钟声敲响
穿过一道一道屏障
仿佛一次又一次地抵达

秋天里的祭奠

你降下来，或者我升上去
我们仍能相对而坐
共一壶清茶，把秋色喝淡

时光飒飒如流沙，穿透指隙
我说：六年了……
你说：你还记着时间吗？

是的，时间毫无意义
距离毫无意义
并这大好秋色和我们的存在方式
也毫无意义

谁在碧落黄泉红尘间
谁在昭阳玉阶金殿上
谁在苦雨凄风寒夜里
谁执手谁寻觅
谁欢歌谁饮泣
谁将白骨镂成花雕成树
谁将相思写成词谱成曲

谁从眼泪里析出海水和青盐
滋养这日渐衰朽的世间和身体

秋色无边，且饮一杯茶
行深或者坐忘
虚空正好，适合对弈也适合拈花

你笑了，一如既往
我也笑了。挥挥手——
你回你的光明里
我返我的俗世中

（以上二首选自《第六届诗意中国·中秋国际原创诗会作品集》，2014年9月）

乌鞘岭

包容冰

五月飞雪。乌鞘岭
在静默中睁开觉悟的眼睛
五百年前有一位衣衫褴褛的僧客
一步步丈量你的高度
五百年后，怀揣典籍
心包太虚的人，缅怀他苦难的前世
今天终于现身，说出前世今生
轮回路险的秘笈

乘坐他人飞驰的车子
在你眼前一晃而过
乌鞘岭，一朵雪花
就是一首洁白的诗歌
十万朵雪花，就是你今年
拥有的财富。不要给
过路的奸商说，你无奈的孤独
和今世的贫穷

（选自《中国诗人》2014年第1期）

白水养人

乐　冰

寻了半生
一身疲惫，一无所获
我原以为
生活中还有比白水更养人的事物

我敢肯定，过去我一直在骑驴找驴
就像我面对脚下的土地
多么厚实、富饶，却羞于谈及

一碗白水如优雅的君子
从容、淡定，怀抱理想
它静静地在大地上流淌
像乳汁，滋养万里江山

一碗白水是一面镜子
它真实，照出平凡的生活
它没有香水的迷离
却有大海一样的品质

现在，我每向前走一步
都在提醒自己
不要忽略细小的事情

就像我捧起的这一碗白水
晶莹闪烁，一如母亲慈爱的目光

（选自《天津文学》2014 年第 6 期）

让我爱（外一首）

冬　青

让我爱低处的积水　不为人看好的蟾蜍
爱朴素的枝条　无花无果的殷实
爱上打弯的河道　有弯的河才叫河流
它绕过了险石和暗礁　慢慢成就一生

有些惊涛骇浪　思想是跟不上的
索性让自己停下来　管好自己的命
善待白花花的骨头　让它撑起一个人的世界
感谢灵魂　不嫌弃年老色衰　始终把我穿在身上

人生苦短　让我趁活着爱上衰老吧
爱上破旧的身体里日渐增多的腐肉
我要有勇气去老　老到周身成为一座旧仓库
做着有用无用的储藏　并且不轻言放弃

眼下大好的时光和盎然春色
让我觉得仅仅活着是不够的
生命是庄严的　我要庄严地站立
庄严地活着　甚至庄严地凋零

最后　让我和物事一起还原　爱上生活
用无限好的夕阳　赡养剩余的命

让春光拦下白昼　好梦留住睡眠
一个人把自己的幸福玩转

（选自《上海文学》2014 年第 8 期）

公园里的人生

所有关于公园的描述
不外乎三分春色、二分尘土、一分流水

蹒跚学步的幼童，是天空放飞的小风筝
为追逐一只啄草籽的麻雀，无限接近低垂的大地

他们以风的速度长成莲花少年，热爱虫蚁
不理会喧嚣和尘埃，想怎么奔跑就怎么奔跑

密林深处的长椅，为爱情备好了后花园
山盟有多热烈，海誓就有多决绝

和音符一起飞翔的大妈，把健身当做信仰
用大于爱情的忠诚，忠于健康忠于轻盈忠于好景常在

不小心陷入轮椅的晚年，仿佛去过生命的深处
习惯用眼睛行走，并用戏曲的缓慢颐养

暮色垂下来了，许多物事慢慢消散又暗自聚合
比如春色、尘土、流水，比如一个人无以复加的热爱

（选自 2014 年 12 月 10 日《人民日报》大地副刊）

裂开的时间

冬　箫

裂开的时间总是那么贪婪
慢慢挪动的光阴漏进去了
冒烟的手指漏进去了
光洁的皮肤漏进去了
我与她的爱也漏进去了

它自己呢?
在裂缝的边缘
看着迅速漏进去的东西
陌生的和熟悉的
它都不在乎
只是看着掉下去的东西
在里面，嗷叫、懊悔或者
拼命往上爬

它一点也不同情
更不会施以援手
它只会
得意洋洋
因为只有它才有肆意挥霍的权利

（选自《星星诗刊》2014年第10期）

万物都可能与你为敌

司志云

万物，都可能与你为敌，都可能
用你的血液，粉刷陡峭的内心
用你的骨头，编成篱笆，坚守自己的山寨

你用悲壮的呐喊，清洗一个遍体鳞伤的故事
可是，你再也无法拯救，被多个情节包围的主题
放下吧，放下你钟情的十万里风沙，放下
你培植的百万株玫瑰，放下你的名字与跪着行走的泪滴

天空是你张开的嘴巴，而墓碑，是你坚强的舌头
“退一步海阔天空”，你最终说出了这句话
一步又一步地后退，最后退进了有着阳光味道的泥土

（选自《时代文学》2014年第8期）

哥（外一首）

代红杰

在村外的谷地中，很远就看见了哥
哥穿着很旧的白衬衣，蓝大褂，黑夹克
我数着：一个哥，两个哥，三个哥

我知道，它们不是哥
哥现在南京，去年在武汉，推砖、和泥、砌大墙
五十六岁的哥，只能干这些粗活

它们是嫂子扎的稻草人
想着它们和哥一样，晒太阳，淋雨水
很少言语一声，我必须走上前去
叫一声：哥

一条河

我喜欢它绵延的方向感
连同流域中广阔的原野，青山、绿树

我没有走过它的源头和入海处
不无遗憾。但我仍是
满足于、顿足于，它中间的部分
一截亮白的水蛇腰

喜欢着它的汹涌，泥沙俱下
它的心脏有着不可小觑的动力
喜欢它的简约。喜欢它的各种颜色的卵石
和流水的打击乐
尤其是秋后，弯腰的芦苇，试图把一只翠鸟
射向天空。而更多的白云在低吻
恰似一对恋人的饥渴

很多时候，我想着上游会有一人
下游也有一人。和我一样
共同爱着这条河流
我们会不经意地，同时将右手伸进这水中
攥了一把水，一把水，又一把水
水流在那刻，有着短暂的停顿

（以上二首选自《邢周报》2014 年第 19 期）

所　见（外一首）

西　川

一个不像女人的女人坐地乞讨够糟糕
更糟糕的是她还无家可归
更更糟糕的是她还怀有身孕
而最糟糕的是她居然没有装假
是没办法了
认命了
一个不像女人的女人坐地乞讨无家可归还怀有身孕
在芝加哥十月的夜晚
十月的夜晚街旁广告灯箱格外明亮
广告灯箱格外明亮她却一个人黯淡并且默默无声
也不去举牌子抗议
也不去演讲
也不去占领华尔街
而是暖热了屁股底下的一片纸板。

乘飞艇自东涌至三门岛

是啊，海水只能待在海里。
浓稠的海水像刚刚融化的青玉无处可去，
因为它已经去了它所能去的所有的地方。
于是它是静止的，又不是静止的；
是起伏的，又的确是平阔的。

重量、体积、面积，大海全有。
这大海是硬的；奋不顾身的飞艇飞出铁的感觉。
仿佛仅守住安全的最低限度砸撞海面
是我们灵巧而幼稚的飞艇唯一懂得的快乐。
它在海面上走直线，犁开海水的最上层——
从东涌到三门岛，太快了！

（选自诗集《小主意》，西川著，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4 年）

芨芨草（外一首）

亚　楠

白毛风卷起的咆哮，惊涛
又一次掳掠大地——
但芨芨草，这微不足道的名字
让我的灵魂有了温度。

苍凉的本意是，让生命
攀升，并用一场风暴完成葬礼
而我喜欢看见天边的彤云
看见一只手紧紧握住
另一只手。

所以在这个季节，我拥有了
光亮。暮霭般的忧伤
一直深及我的血脉……也让我
能够用沉默表达，用内心

的阳光照亮人生。
现在，我不想离开草原
也不想在在这苍凉的季节里
让生命的图腾坠入冰谷

三棵树

因此我也来到了这里
并且，像一只黑色牧羊狗所
能够表达的情感。
临近的一棵树落满了
乌鸦，以及还有几只我叫
不出名字的鸟
都回到了自己的窠中。
而另一棵树上光秃秃的
叶子散落在地上
仿佛我也一下子被时光掏空
其实，在这个季节
我也更愿意让自己成为
一棵树，默默地
用爱把你的阴霾廓清

（选自《诗歌月刊》2014年第10期上半月刊）

人　海

吉　尔

在茫茫人海中，你看不见我
看不见我的忧伤，看不见我此刻的无依无靠

我是谁？我握住稻草，就像油灯握住捻子，每一次
孤独袭来，我都捂住胸口
我看见捂住胸口的人。不止我一个

我没有理由抗拒
这世上没有比孤独更快的滑雪轮
我接受着。像生者接受死者
而事实是我们医治不了生活的偏盲症

在茫茫人海中，我看不见你
看不见你的茫然，看不见你和命运的
赛事，看不见你微不足道的成功和虚妄
我看不见你骨灰般的苦难

我们看不见，看不见你、我、他
无数的影子、无数的空壳
都朝向一个深渊

（选自《西部》2014年第4期）

耶路撒冷的鸽子

吉狄马加

在黎明的时候，我听见
在耶路撒冷我居住的旅馆的窗户外
一只鸽子在咕咕地轻哼……

我听着这只鸽子的叫声
如同是另一种陌生的语言
然而它的声音，却显得忽近忽远
我甚至无法判断它的距离
那声音仿佛来自地底的深处
又好像是从高空的云端传来

这鸽子的叫声，苍凉而古老
或许它同死亡的时间一样久远
就在离它不远的地方，在通往
哭墙和阿克萨清真寺的石板上
不同信徒的血迹，从未被擦拭干净
如果这仅仅是为了信仰，我怀疑
上帝和真主是否真的爱过我们

我听着这只鸽子咕咕的叫声
一声比一声更高，哭吧！开始哭！
原谅我，人类！此刻我只有长久的沉默……

（选自《大昆仑》2014年第4期）

耳中的山水

成都凸凹

耳中的山水是声音做出来的
水来得潺潺
汩汩又淙淙

山的声音则来得很大
大到了天上，大到了地下
大得如此周详、安静

动静天衣无缝，这般组合
正是山水的相得益彰
爱情的收放与绝响

山水词典里，离开了山的水
不是水，离开了水的山
不是山。这同样适用耳的词典

声音这种材料
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山，各种各样的水
听山水，相当于盲人看山水

山水坐落在耳盘上
底座圆圆的，深不见底

一圈一圈旋得很远直抵五脏六腑

肉体的地漏更像磁石
那么多山水进来，耳孔被塞得那么死
死活只听山水

最能听懂山水的人叫知音
伯牙与子期
高山流水，山高水长

（选自《山东文学》2014年第9期上半月刊）

沙坡头（外一首）

曲　近

中卫沙坡头
一半黄沙，一半绿洲
黄河羞答答转过一个山头
画了个大大的太极图之后
又悄然隐进了另一座山头
此刻，我站在沙坡头的顶端
俯瞰河谷里
鸟翔、船行、水流、人动
《花儿》轻漫着
塞北的雄奇，江南的灵秀

哦，开阔的视野徐徐展开
一幅水墨“大漠孤烟，长河落日”图
世上治沙的奇迹
让人惊叹、沉思、愉悦，难以挪步

黄河里奔跑着沙漠之舟
羊皮筏子划上了绿洲
稻香陶醉了千里河岸
海市蜃楼在频频招手
哦，黄河在这里一抬头
抬成了著名的特色旅游

清晨的黄河边

自以为起得很早
一睁眼，黄河母亲已开始操劳
她舒缓前行的步子
不忍把儿女们的睡梦惊扰
只悄然地拍打着堤岸
功课着清晨的歌谣

对岸抽水浇地的马达
声音嘶哑，但很坚韧
歌唱盖过了庄稼的拔节声
不紧不慢，不急不躁
配合着秧苗的舞蹈
延伸向秋天的码头
稻香等待出嫁
《花儿》漫过河套

一个人的黄河边
谁解这独处之妙
渡口奏响的天籁之音
是跳跃的鱼，是飞翔的鸟

（选自《星星诗刊》2014 年第 2 期）

与小麻雀同飞

朱朝访

我只想
与那几只灰不溜秋的小麻雀
在贴近地面的天空下
同飞

从来没有想到
与爸妈眼里的那一只大鸟
在深蓝深蓝的天空上
展翅

更是不敢奢望
与暗恋着的那一位同桌
在绽放着花蕾的枝叶
比翼

我只愿
与这几只叽叽喳喳的小麻雀
在散落着几粒谷穗的稻田里
飞来，飞去

（选自朱朝访博客 2014 年）

顽　石

旭　宇

与石有缘。
生来父母为我起的名字，
即山，即石，
缘分即是禅性。

此石只和我有缘，
千百年里在等我一见，
读出它的名字，只有我。
石上有文字，
有示语，有会心一笑。
放在案头，
它只和我共心：
天空飘来云彩，
足下有条大河，
灵物在空中逝远。
它使我虚静，
独坐清思；
它使我忘忧，
物我两化，
庄周走过心脉；
朗日于天，
心香飘然而去。

和它一起诵经。
和它一起颂笔。
和它一起不朽。

不必去灵山古刹，
只要有悟，
独对一方顽石。
它是谁，
它即是我。
顽石即菩提，
前来度我。

（选自诗集《春鼓与海岸》，花山文艺出版社 2014 年 7 月）

盛夏的聚会（外一首）

冰　风

是谁组织了这场盛夏的聚会
这些水灵灵的姑娘们，披着蓝色斗篷，驾着
漆光乌黑的马车纷至沓来

那冲在最前面赶车的老把式
挥舞金色的长鞭
一声惊天动地的脆亮
通报了仙子的到来

大地上，受宠若惊的不仅是巍峨的山峦
茂密的森林，还有郁金香浓烈的欲望
以及被干渴灼伤嗓子的鸟群
可是，出乎所有人意料——

仙子们的盛装出席
只是为了偏僻角落
走过整个春天也迟迟未能冒尖的
一棵小草的生日

想到岩石中去看看

以一条河流的名义

我高举如炬的双眼
想到岩石中去

看看　在岩石的胸膛里
流淌或者凝固的，是什么血液
或者火焰

月光告诉我
岩石的心其实像火焰一样
跳动　像流水一般柔软

仅仅是因为来世有缘
决定以今生完成夙愿
他要把未来所有想说的话语
雕塑成一张永不改变的笑脸

守望在你的
年年　月月　天天

（以上二首选自《星星诗刊》2014年第9期）

记录老天的公道（外一首）

刘　川

我身边有一个聋子
百分百聋
一点声音也听不见
人们都不与他说话
只有天上的雷不嫌弃他
在我们头上轰响时
也将同样的动静一声一声
在他头上响

在孤独的大城市里看月亮

月亮上也没有
我的亲戚朋友
我为什么
一遍遍看它

月亮上也没有
你的家人眷属
你为什么
也一遍遍看它

一次，我和一个仇家

打过了架
我看月亮时
发现他
也在看月亮

我心里的仇恨
一下子就全没了

（选自《鸭绿江》2014年7月号）

一枚椰子落在海上

刘功业

没有谁听到花蕊的开放
也没有人看到那些蓓蕾
怎样吸收泥土里的盐分
心高气傲地在海风里成长
一枚熟透的椰子
还是执拗地落下来
落在大海的胸膛上
像拳头，锤击了几下
让平静的海面激动起来
感受着生命的重量

椰子树，倾斜着
以一个自得的角度
表达着对大海的信任
是受孕于海的快乐
是受海呵护的幸福
让她的生命有了意义

现在可以把孩子们交给大海了
她期望让所有的椰子
成熟的，和将要成熟的
都快乐地歌唱着

让海抱着，让海举着
像所有童真的孩子期望的那样
落在父亲的肩上
才能长得更有力量

血脉里，早就有海的喧响
告别了母亲的椰子
憧憬着大海的椰子
就这样落下来
随着阳光落下来
也随着风雨落下来
父亲的路，就在海上
在波涛汹涌中创造辉煌
那就是椰子终生奋斗的榜样

椰子的光荣与梦想
肯定是一个漂泊的旅程
迢遥，动荡
注定有许多风险
也有许多不确定性
让椰子们的未来之梦更多了向往

（选自《诗刊》2014年5月号上半月刊）

堆满银子的地方

刘立云

从北京日行万里，走到
塔什库尔干
我才知道我们的祖国
有多么大，多么壮丽和富有
放眼望去，到处都是雪山
到处堆满白花花的银子
像一座畅开的露天排放的银库
当我走到卡喇库里湖
用雪水擦亮眼睛
由九座雪山组成的宫格尔群峰
光芒四射，我认出它们是
政府的银根，被调控的手
紧紧捂住，静观潮起潮落
而比宫格尔群峰更高更巍峨的
那座，名声响亮
叫慕士塔格峰
是国家银库中最沉最贵重的
一碇，富可敌国

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
往天边走，往雪山顶上的红其拉甫走
那儿空气稀薄，青草爬不上高坡

但住着一群爬冰卧雪的人
一群被垂直照耀的紫外线照得
脸膛发紫，指甲翻卷，乌黑的嘴唇
常年绽开几滴血珠的人

他们每天的工作，是抬头
数清楚天上的星星
低头，数清楚大地的财产

（选自《诗刊》2014年8月号上半月刊）

映山红

刘克祥

今夜，只与你说话
你说，南方多雨，映山红漫山遍野
那多好，这才是家乡的春天
我似乎听见布谷鸟的叫声由远而近
一声一声的揪着我的心窝
这是城市的夜晚，没有稻子和炊烟
我的思念穿不透冰冷的墙
没有田野，没有山坡，没有扑面而来的风
但我却看见了那些红色的花儿一路奔跑
越过公路，越过高楼，越过防盗窗生锈的眼睛
多么急促啊，那是撞击门的心跳
是深夜里敲打诗的键盘，多么浩浩荡荡
我赞美春天，这红色的花儿多么热烈
这是一场我渴望已久的拥抱
是一场无法拒绝的爱情
青春的旗帜飘扬哦
我知道子规鸟为什么要声嘶力竭地歌唱
此时，我看见你的脸上挂满了雨水
但我不知道，是一滴，还是一朵？

（选自2014年12月4日《伊犁晚报》）

听二大爷谈打井

刘高贵

在山里过日子
至少要干好三件事
第一建房　第二娶亲　第三打井

房子可大可小　并且
可以请人帮忙建造
女人是花　该开了
只管到老丈人家采了就是
三件事中　只有打井最难
既要找准水脉　又要把握方寸
深了不行　浅了也不行

这话是二大爷生前说的
他还说　打井
讲的是技术　但更是缘分
所以　老辈人总说
水要有源　人要根本

我也是根本之人
却一直都没学会自己打井
可惜二大爷早已作古
再没人告诉我其中的原因

（选自《诗刊》2014年4月号上半月刊）

鸟 语

刘舰平

你模仿花开的口形
让声音发出芳香
我的听觉被你布置成幽谷
月光和曙色于此交汇
流淌一个漫长的故事：
如诉如泣的夜莺
赴约白发苍苍的黎明

世外也有百鸟争鸣
山中回音意犹未尽
杜鹃啼血　布谷催春
梦呓比翅膀飞得更远
天籁何须人类重新填词
苍生各有原创的神曲
我的祖先划着不朽的渔舟
将情歌首句唱给关关雎鸠
鸟语从此成了诗的源头
无眠也随之泛滥我的枕边

魂断长空雁叫
询一声天问而上下求索
可怜月落乌啼

谁在思念远古的兄弟？
太阳与我相遇林间
心照不宣似乎早有默契
——我赠它五音
它还我七彩

霞光满目　我如临幻境
忽见涅槃重生之凤凰
嘴衔云笛东来
尾拽霓虹西去

（选自 2014 年 7 月 23 日《人民日报》）

每一个真正的人

宇　向

每一个真正的人
都是立在这星球上
由神的起重机
在魔鬼的深度里
垒起的高楼大厦

魔鬼袒露的秘密
有着一种向上的诉求
而从 N 层到底层
每一层都宅住一个神
每个房间都降下了
神的小孩

每一个真正的人
都渴望高高站起
在恰当的地方
他召唤和哀嚎的剪影
是月下孤狼
刺向闪电的剪影

每一个真正的人
都渴望先知般

截获神的字条
饮下第一滴雨
在清晨最早的阳光中
一层一层醒来
(像一条被光捋顺的蛇)

并在漆黑的夜里
最高的和那最低的呈同一水平

(选自《长江文艺》2014年第4期)

老诗人（外一首）

朵　渔

他已须发皆白，老态龙钟
瘦弱，易激动，在家里像个霸王
但他又谦逊，大度，曾写过几首
好诗，江湖上有他一把交椅
不知不觉间，他的风格已经落伍
现在已是后生们的世界，他默默
呆在书房，还写诗，但不再发表
还发言，但只是针对狗和老伴儿
老伴儿也早已拿他没办法
他承认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但谁又
不会过时呢？过时的意思无非是
时过，境迁，人未变，而已
他的确没什么变化，依然爱诗，爱酒，
爱女人，说到激动时，会突然伸出手去
往空气里抓一把，像枯瘦的龙爪
然后是一阵剧烈的咳嗽。

清　白

他在世上像棵不生根的树
他在人群里像半个隐身人
他也走路，但主要是漂浮

他活着，仿佛已逝去多年
但他的诗却越来越清澈了
像他早衰的头顶
在灯光下泛着清白的光晕。

我们曾坐在河边的酒吧闲聊
聊一个人的死被全世界纪念
聊侍奉自己的中年多么困难
不断升起的烟雾制造着话题
没有话题的时候就望望窗外
黑暗的运河在窗下日夜不息
沉默的拖轮像条大鱼一闪而过。

（以上二首选自《长江文艺》2014年第3期）

生命化教育（外一首）

安　琪

你走了，我依然留在原地，留是一种罪亲爱的
我答应你，不让身体和你一起走，只让心
长成你的形状，当我心痛，你会在第一时间
感知我而当你落脚，你踩着的每一步
都是我。

一生不可自诀

一生不可自诀，不可提前把人世归还人世。不可取走时间
依附在我们身上的步履，不可被思想的乌鸦引向孤寂
的深渊，也不可，随同阴影的诱惑放任狂想的激流。

不可自诀，不可与活着擦肩而过；也不可沉默，自卑
和自怜；不可嫉妒，不可不可理喻，也不可，莫名其妙
仇视他人。不可死在无梦之境，也不可，呼吸在无意义

的此在。不可承担太多责任也不可，什么责任都不承担
不可将落叶归罪于秋天也不可，将繁华无端葬送
不可暴殄天物也不可开发过度，不可生无谓也不可死有辜

不可在今生不遇见该遇见的人也不可，指望此人命该只被你
一人遇见。不可在熟悉的地方呆上漫长一生也不可

在陌生处四顾张望陌生的躯体游魂般走来走去。

不可自诀，我的兄弟，如果你有过瞬间闪念你要相信
我也有过。要相信，唯有此生才是我们的安身之所也要相信：
最终我们都会沉入黄昏，进入一场，悠远绵长的睡眠。

（选自《作家》2014 年第 10 期）

不再染发

许　震

黑是黑
白是白
我向岁月
如实交待

涂上的颜色
抹不去岁月的年轮
染上的外表
换不来心灵的童贞

黑了的是黎明
白了的是蛀虫
在虫蛀的咀嚼声中
我苟延残喘、风烛残年

故乡已渐行渐远
童年如撕碎的帆
爬行的日子里
白发站立成岁月的桅杆

黑发已变白
青春亦不在

还有什么可掩饰的
不敢对这个世界坦白

白发是岁月的喝彩
黑发是奋斗的未来
黑黑白白
是生命的真实存在
只要心灵不老
青春就会长在

（选自许震博客 2014 年 9 月）

锁 骨

汤养宗

神经质地守卫着身上的一块骨头
相对于周边的老虎，咒语，还有锁喉术
之上是精密的呼吸道，线条优美的下巴
杂草纵生，说明我是荒芜的，扎人的
难以下手，可怜或同情也不接受
之下是不能公开的城府，或者炼狱
通向玫瑰与火焰的路径，文书档案
埋着暗物质，愤怒与法则，清凉的月光
鬼魅们在抱怨，因为一把锁
他们摇头，破城的魔咒已退避
这把锁就叫锁骨，一座朝廷的关键词
只有我的手时常在轻抚这个
有点六亲不认的地带，一夫当关的所在
一个老皇帝与他的神位，壁垒森严
白云上另有六指人，但这里你别动
有多少想掐住我喉结的手，逼近又拿开
或要我吐出这块骨头，蔫着头，口水直流
而来历不明的企图都已被我挡住
因为坏脾气，我已被无数人合理地反对

（选自《文学港》2014 年第 9 期）

教　堂（外一首）

孙　阳

北方这座临江的城市里
到处是新建的高楼大厦
街上行走着年轻的面孔
索菲亚教堂已变成了文物古迹
教堂前的广场上
一对新人正在拍摄婚纱照
鸽子从教堂的高处飞了下来
另一部分鸽子仍在高处俯瞰人间
教堂里买卖着各种商品
来自天堂的光从教堂的穹顶倾泻进来
照亮了屋内的每一个角落
参观者脸上洋溢着神圣的表情
在一扇通往教堂后院的小门前
我停下了脚步，没敢贸然进入
因为此刻我不知道是否需要忏悔

七月，临渊之人

午后，松花江的堤岸上
游人滞陷在七月的蝉声里不能自拔
江水从远方而来已经有些陈旧
无人知道，八月的洪水在大海里

已被一滴一滴地分离拣选了出来
有人用小网捕捞小鱼小虾
有人在水里裸游
卸掉面具之后身心一片空白
无法模仿的是鱼用腮呼吸
体验到了鱼偶尔有上岸的冲动
在岸上，我们是一条条人形的鱼
一张张虚拟的网正在虚位以待

（以上二首选自《星星诗刊》2014年第2期）

蝴蝶从记忆深处飞来（外一首）

孙　萌

照片像一只只蝴蝶从记忆深处飞来
杯子里的咖啡冒着热气
像浓缩的大海在冬季泛起白雾
窗外，古旧的风车在一首歌谣里转动
对面的钟表指向8点
世界旋转着。流水磨蚀桦木的年轮
风吹动青冢上的草。记住一个人的背影很难
因为你也想背过身去，或者干脆捂住脸
露珠落入蛛网。一只蜂鸟在枯枝鸣叫
像箭镞钉上你的手

西宁的彩虹

——给儿子

神的封印与母亲的唇印
落在孩子的肚脐上

溢出的奶流成彩虹
突变的颜色瞬间凝固
一种叫思念的气象绽开拱形
在有你的地方落为康乃馨
在西宁，落为雨

虹的一端，云杉吻着云朵
虹的另一端，红色洇成紫色
岁月的沉积风化不了那块最硬的石头
杨花榆荚在塔尔寺与紫禁城之间飘荡

满世界的白色光谱
穿过辐射的手在心镜聚合
溢出的奶已流成彩虹

（选自《诗林》2014年第5期）

我在大海边凝视远方

孙方杰

我在大海边凝视远方，依稀可见的几艘渔船
像悬挂在海面上的吊床
动荡，飘摇，宛若我此刻的心。
天空有些阴沉，鬼知道我此刻的心情
正被砸来的巨浪拍击成一缕青烟。
想起往事，就会有骤然而生的悲痛
猛烈地撞击皱了的愁肠。
幸运和厄运是一对孪生兄弟
有着同样的主题：劳作和受苦。
有一些危险，在岁月里埋伏
有一些绝望，在生活中时隐时现。
每天的日子，就像这海上刮来的台风
巨浪涌起，澎湃而又湿凉。
进退两难的事情太多
挖空了心思也无法抵达
我对人常迎笑脸，暗处独自疗伤。
坐在大海边，凝视远方
呼啸的大浪，一排又一排地打来
打得我喉咙里塞满了盐
似乎我的五脏六腑已被浸淫成了卤水拼盘。
渔船走了，大海上一片空茫

我看到，我那涌出的泪水啊，还在浪尖上
在远方的大海上，不住地翻腾。

（选自《诗刊》2014 年 11 月号上半月刊）

四分地（外一首）

阮文生

用四分地
收养青草瓢虫蚯蚓
收养两栋农民新村
加上率芳园的名字
蚂蚁重合的部分
辣椒和苦瓜
在同时进行
平淡的口味得以加重和调整
茄子丝瓜垂下的影子
有着更多的蠢蠢欲动
缓慢和幻想还在深处
蜗牛真的不好确定
菜叶上的漏洞
影响了秋天和冬天的完整
不全是安分
失去的枝繁叶茂
牵涉到板栗
声声砍伐至今留下根子
不在四分地里不知道
落叶和松鼠
也能对着生活使些小性子

和暖比干净多了两斤

一直在下降
像夜晚降到落日
豪华的暗影
深壑里落地生根
一块石头
被缓慢地改动
栏杆上的双手在暗暗用劲
一个比例放大了石鸡的叫声
底层的生命发出间歇性的天问
伤痕抓住刺激
速成了观光的成本
钢铁吞食的宁静
排泄了多少噪声
山头林立
但都保持派别的尖顶
一样的主张
不一样的斜倾
轻浮的物质
在秋天得到印证
天空的棉花逃不了水做的命运
和暖比干净多了两斤

（选自2014年9月6日《文汇报》笔会副刊）

爬上山顶（外一首）

杨志学

每当来到一座新的山峰面前
我们常常这样对自己说
爬上山顶，一览山的全貌
到达山顶，还可以俯瞰
山下的河流、城市、村庄
在你眼前，有层次的呈现

我们有过多少次
这样的经历和体验
爬上山顶，出一身汗
在山顶上享受
沐着凉风的畅快
当然，快感也是精神上的
心里会因此多些自信

登山途中，遇到从山顶下来的家伙
他们往往会说
山上其实没什么

这话其实不对
登上山顶
视角变了，应该说

什么东西都有了

双腿多一分坚韧
两眼就多一分开阔

走向淀山湖

在阴晦天气
我们未必不能拥有好的心情

譬如今晨，踏着细雨，沐着初夏的微风
我心里不存任何杂念地
向着淀山湖走来
一路别墅、绿荫，路面清净无尘
（令我心头忽地飘过诗人潘洗尘的名字）

来到湖边，沿着伸入水中的观景木台
我走向湖，最大限度地贴近湖水
心情原本就不坏，此刻便由平和
而进一步趋向于好，或者更好
（当然也谈不上很好；因为
毕竟有这阴雨天气的存在）

乌云飘动着。大块大块的乌云
向湖面压下来
它们的颜色深过了湖水的颜色
乌云离湖面这样近，它就在我的头顶盘旋
但我并不惧怕，因为湖水很平静、很开阔
湖水的平静增加着我的平静
湖水的开阔延展着我的开阔

我向着远处，放慢节奏，拖着长腔喊了两声
声音迅即在湖面传开，又慢慢消散

望着湖水的远处，那水天相接之处
从那乌云的缝隙，飞来一只鸥鸟
鸥鸟渐渐变大，我看到
它的翅膀稍有些软，但还是坚韧地
扇动着。鸥鸟在练习飞翔
它的生存方式就是飞翔
即使在这样的阴晦天气
鸥鸟仍在努力地，越来越有劲儿地飞翔着
随即，我看到又一只鸥鸟飞过来
还有第三只、第四只、第五只……
顿时，湖面的上空
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生气和力量
我未曾想到，会有这样的场景出现
或许，这也是大自然的奥妙之一吧

（选自《奔流》2014 年第 1 期［复刊号］）

娘的话说给儿子听

杨泽远

儿子，听说你被选上了乡长
你这个大学生村官算是没白当
咱小百姓家从未出过大官
你这算是最大的了

你爹要是知道你出息了
他的笑声会把棺材盖顶起来的

鲤鱼总算跳过龙门了
娘为你高兴
石头总算压不住草芽了

可娘也为你担心
担心甜蜜的陷阱吃掉你
担心钱色的浓香熏倒你

娘不知道说什么好
千言万语化作一句——
百姓是你的父母
到啥时候你也不能忘记

（选自《诗刊》2014年3月号上半月刊）

强和弱是个整体

杨炳麟

共同筑巢，过波澜不惊的日子
恩爱，别因恩爱成仇

要么不爱，要么厮守。是爱侣
就不要遍找结果，要多一份恩情
把这份恩情看作施舍，把对方
看成伸手的乞者。多一份情
甚至多一份无知、麻木或蠢笨

没有取不完的储款。时间刻度上
清晰地标注出生命的长度——
生命绝非不朽！强和弱是个整体

没有原则的规则，潜隐于命运
伴侣必须操守，必须从怪异的烦忧里
走出。微笑着活，歌唱着死

别争，别闹，别小气
亲爱的人！奉献最后一滴血
使杯盏里的苦味淡些
抽出最韧的板筋，拆下最硬的铁骨
构筑一个容留童话的木屋

（选自《绿风》诗刊2014年第5期）

树（外一首）

李　成

在我的窗外有一棵树
静静肃立有时我不认为它是树
而是一位天使

不信请你在子夜时分起身
你一定会听到它在与天上的
云彩窃窃私语

如果有一天它飞上天去
我也毫不奇怪并把满天的星辰
看作它的果实……

（选自《诗刊》2014年1月号上半月刊）

李凭弹箜篌

在秋天的深处
李凭在弹着箜篌
你每一拨动
就有一朵紫花绽放
又瞬间凋零

在中原的深处
李凭挥出了一溪清水
挥出了五色石　五色鹿　青山　绿树
幽谷　缤纷的仙人
驾着仙车　络绎而至

李凭在弹箜篌
他的纤指就像纤足
在空中穿越在草地上跳跃
凤凰翩翩翔舞
花开了　花叫了　花在笑在哭

李凭拉开了一道帷幕
飞天飞至　女娲冉冉而升
天旋地转　云层中有一道裂隙
雨的鞭子抽打衣袂
女娲在山下孜孜不倦炼她的补天石

李凭在弹他的箜篌
大海变成浅浅的一杯水
一条道路即将从海水中凸出
来听的不仅有鸟
还有水中的鱼

门一扇一扇打开
又一扇一扇关上
他还在一下一下地弹
每弹一下他削瘦一分
最后偌大的中国只剩下——

一张筌篌

寂然无语……

（选自《安徽文学》2014年第9期）

花开了，却跑了季节

李　军

心如台砚
承载全身红色墨水
我用一支狼毫的笔尖吸吮着它
画红一朵含苞害羞的玫瑰

一条藤箩纠缠着一棵梧桐
一盏月光拉扯着一片星辉
无数夏虫的浅吟
在青草与青草间行走
游弋中编织着一地的斑驳
斑驳是被蜗牛偷偷地移
还是月儿在后面悄悄地推
影与影分开又重叠

无风也无雨的夜啊
听到花蕾的慢放
那渐渐舒缓绽开的时刻
宛如孔雀开屏的光艳

花开了，却跑了季节
风带领我去追赶
那个越追越远的夏夜

（选自2014年12月31日《鹤壁日报》）

幸　福（外一首）

李　松

在悄然受孕的三月。我很幸福
桃花盛开
鸟声漫过山岗 村庄安睡在
阳光充足的地方
我很幸福
策马而来的少女 春天倒在
她温柔的怀里
在桃花深处
我们一起饮酒和读诗
然后抱琴而歌
世间一切悲欢离合
难尽言中
而美丽的羊群 静静地在身边
享受那些肥美的水草
我很幸福
聪慧的饮者 快乐的饮者
世间最善解人意的少女
在桃花深处
我们一醉方休
当颂诗一般的轻风
越过大地
桃树已根深叶茂，花朵正在悬满空中

挽歌

又是一年梨花盛开
在一个雨后的下午
我走进一条幽静的小巷
清石板路泛着淡淡的亮光
或一些零碎的花瓣
左一枝梨花 右一枝梨花
从老墙头、屋檐角俏皮地伸出来
雪白耀眼
我走出弯弯曲曲的深巷
站在村头眺望
只见远处的山坡：一匹白马，静静吃草。
而此时村里空无一人
整个村庄沐浴着明亮的阳光。
在寂寞的天空下
忽然有风吹起
在村庄的旮旯角落
一树接一树盛开的梨花
在我的眼前时而显现
时而隐去
将每个瞬间演绎成一首破碎的挽歌

（选自李松新浪博客，2014 年）

内陆河（外一首）

李　荣

与那些奔向大海的河流不一样
它只奔向我
与那些招摇过市的河流也不一样
它沉静、内敛，远离浮华
像远离世俗中的自己

如果顺流而下，你会发现
它的声音越来越小了，小得好像
只有我才能听得到它的喘息
它的水位越来越低了
像经历了长久的干旱
它脚下的路也越来越窄了
像一首诗，在不知不觉无声无息中消失

连同它一起消失的
还有曾经像鱼儿一样游弋的词
它曾经切开过大地
像切开一个地球般的苹果
它曾经掀起过巨大的波浪
让我至今怀念那个无比宽阔的时代

“一条即将消逝的河流

不会在乎再多一道弯
像平静的生活被打乱后
也不会再在乎
再多几道皱褶……”

暮年书

一生的长度就是一封信的长度
一封信的长度就是一首诗的长度
一首诗的长度就是一支笔的长度
现在，我就是一支旧水笔
笔芯已经换过多少次了
却仍然常常被粗糙的纸张卡住
甚至还来不及忏悔
就给我留下一个模糊的阴影
让我对生活至今充满热爱又保持绝望

（选自《北京文学》2014年第12期）

一些默示

李　浩

我：无法辨明的我。上午时宽时窄。
走不完的城市，和经纬相交的路口，
从上午的尽头，无法辨认的弟兄多明我，
从我，他以碗来装，空气中的松子。
落到尘世上面的一些事，在万物静止的灵中，
如同一阵又一阵忽高忽低的婚曲。
一些事，向我敞开，如同站在大街之外的
清洁工，在清扫我完整的过去。
一个天真的少年，一直都在困厄中，
对抗指骨上，残忍的说谎。整条街上，
奔涌的悲伤，对抗着……上午堵在我胸前，
梧桐树叶，在早班时间，聒噪如鸣笛。
摩托车队与日光，在烟尘的跑道上，
向他们自己奔命嘶喊，横穿马路拼命揽活。
在这一天里，挣取一家人，口含泥、沙的
大米和白馍。在那些晚鸦，驮回来的
一座空城里，颓圮的古刹残垣上，
在那些被一代又一代人的赤脚、军队
和商贩，以及车辙，磨平的石基上，
在光润的金石内，一直回荡着永不止息的
元音。而我们的干枯的性，凝望着

瓦砾中那棵支起黄昏的千年古木，并和它站在一起，
互相依靠远离世界的独立。

（选自《时代文学》2014年8月上半月刊）

在春天想起沈园（外一首）

李　皓

一想起沈园
东风就来了，春天就来了
桃花就来了
你就来了

在沈园
你是幽径上迎面款步走来一位锦衣女子
在池中水榭低首蹙眉
你是我的亲人，我的表妹

冤家的路有多窄
沈园的路就有多窄
放翁的心比那通幽的曲径还窄
而日渐消瘦的你却浑然不觉

那面粉墙写满了《钗头凤》
我已无处下笔
细雨和风一唱一和
宫墙柳的腰肢顷刻萎顿下去

想起那一年的沈园
我的心开始一层层斑驳起来

而对于那些没来由的季节
我早已意兴阑珊

（选自《鹿鸣》2014 年第 4 期）

大雪大连

大雪有多大
大雪比大连还大

一枚硕大的雪花连着另一枚硕大的雪花
就是大海连着大海，就是这个早晨的大连

一枚硕大的雪花
譬如大如席的燕山雪花

它能缚住谎言、迷乱、光鲜、旧梦乃至道路
一枚雪花就是一个词

母亲对大雪有独到的量化——
风一瓢，雪一瓢

那是无数个词，就像母亲的唠叨
化了，就是一个字

家。小到不能再小
大到不能再大

（选自《华语诗刊》2014 年 1 月号）

写一个医学院女生（外一首）

李　瑛

一个医学院女生
第一次到妇产院接生
她望着微笑的疲倦的产妇
像看见自己的母亲

一个一滴血刚刚凝成的人
一个一朵花刚刚变成的人
应太阳和大地的邀请
赤裸裸来到人间

闭着双眼哭叫着
蹬着小腿哭叫着
一颗心怦怦跳动
千山万水间荡起回声
一个多么纯洁的强大的生命

她把他举起来
她举起了一个世界
他用尊严的啼叫
打开自己的时空
她又激动，又幸福，又骄傲
看见了人类的黎明

明天，他就会从她的指尖出发
去跑，去跳，去推动地球旋转
还会长出腾飞的翅膀，去唤醒沉睡的星星

把这一天牢记心头吧

（选自《诗刊》2014年7月号上半月刊）

感谢花朵

感谢吧，这么多
不同颜色、姿态、香味的花朵
簇拥着，像海浪
把春天、世界和我一起淹没了

采一束红花
送给新婚的嫁娘
那花朵般怒放的生命
是一张张热情祝福的嘴唇

采一束白花
送给逝去的朋友
那花朵般凋谢的生命
是一双双闪着泪光的眼睛

淹没春天、世界和我的花朵
一起簇拥着，匆忙生长
无论甜蜜的情歌或哭泣的挽歌
都圣洁而真诚

它们深知人具有同样的爱
便开得同样认真和妖娆
它们深知人的不同的情感
便展示不同的性格和颜色

（选自《诗潮》2014年9月号）

裹红头巾的钻塔

——怀念女子钻井队

李小雨

深夜钻台上
钻机已轰隆隆震响
一匹嚼风沙的铁兽投下了巨大的阴影
钻杆高悬在头上，滴着水，冒着汽
沉沉地压下来
你冲上去，努力推动大钳
咬紧那座
摇摇欲坠的山峰

你的棉工装上又是一层泥浆
而钻台上的冰让你的大头鞋滑行
你冻硬的帆布手套上是油污和泥水
这颤抖的刹把之夜、钢丝绳之夜啊
绞车飞旋，转盘飞旋，钻头飞旋
你手上细小的裂口是否感到了疼痛

铝盔下你被高原风吹红了两颊
你仍跃动不止，汗水和呵气都已结冰
脚下的冰又化成小小的水洼，你踩着
夜风寒冷，流沙细细，如蛇般滑行

漫漫长夜能打个盹该多好

此刻，毛线团滚动，红头巾闪过
小桌上有镜子，手机上有短信……
而列车房里的一切都已陷进无边的黑暗
夜是多么大啊
只有高耸的井架和你，和一团灯晕
你升起在黄土高原的万山之巅
你在飞，这一夜我恍若有梦……

直到你甩着长发走回宿舍
我真想轻轻地叫你小云、大凤或是玲玲……

（选自《诗刊》2014年10月号上半月刊）

寻人启事

李小洛

不要向山下扔石头
也许有一天
那找我的人前来
还会沿着这条路
重走一遍
他一路在悬崖边
张贴着寻人启事
寻找我在这个世上
遗落的诗稿和经卷

有时候，我听见那
喊我回来的声音
叫停喧嚣，叫停风雨
有时候，上山的路途
你和行人的心一样
充满未知的忧愁和恐惧
必须紧紧抓住一种向上的力量

那么近。那么远
有时候我们就隔着一层纱
一栋楼，一个过道
几棵稀疏的植物

有时候，墙是铜的，铁的
上帝用他的竿和杖指引我们
可上帝也有规定的旨意和时间

不写诗，在夜晚
你只是独自枯坐
你用手指
在桌面上写：
爱是永活的

而我，多么想告诉你
没有什么可以永活
太白山顶
也其实并没有盛开的雪莲

你来找我
美而危险

（选自《延河》2014年第4期）

良　人（外一首）

李少君

春天，燕子会准确地寻到一户好人家
觅食筑巢，安居生子
这户人家一定会有一个良家妇女
擅长持家，会女红，知书达理
她会叮嘱孩子们不要调皮捣乱
不要去惊吓嗷嗷待哺的小燕子
她还会照料屋前门后的花草和菜地
每个周末，会有一个蓝袍先生从城里回来
她会低眉顺眼地喊他：先生

——那是民国的一个初晴天
阳光明媚，春光烂漫
可以预料明天也准是一个好天气

（选自《西北军事文学》2014年第6期）

敬亭山记

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抵不上
一阵春风，它催发花香
催促鸟啼，它使万物开怀
让爱情发光

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抵不上
一只飞鸟，晴空一飞冲天
黄昏必返树巢
我们这些回不去的浪子，魂归何处

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抵不上
敬亭山上的一个亭子
它是中心，万千风景汇聚到一点
人们云一样从四面八方赶来朝拜

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抵不上
李白斗酒写成的诗篇
它使我们在此相聚畅饮长啸
忘却了古今之异，消泯于山水之间

（选自诗集《自然集》，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 年 9 月）

抒情的诗人

李云迪

有时候，诗人站着就像抒情
滔滔不绝的赞美
像一部美学机械
运行在感动的生活中
让他醉卧在黄金海岸
一滩赤裸的阳光
像一头疲倦的公牛折断犄角
把孤傲枕在头下，他睡着了
梦里，蚂蚁在搬运着诗句
蜜蜂飞过的地方

今天下午，他太孤独了
他紧紧地拥抱着自我
紧紧地拥抱着骨头和激情
低声唱着“我生活在高处
动什么，别动感情”
他被生活折磨得太沉醉了
四个保安抬着他
像抬着一部巨大的文化史
他依然低唱着
“让我从生活的低处出走吧”

（选自《岁月》2014年第10期）

七月荷香

李玉琼

在一片荷叶上
你模仿一枝刚刚打开的荷
那一刻，圣洁的光芒
颤动眉梢，流过身心

一只飞鸟，携带你的清芳
寻遍人间花草山水

谁是那水中站立的鹭
谁是那风中鼓荡的荷
谁是那风中如梗一样摇曳的烛台
燃尽我们欲望的房子
一颗苦涩莲子心

七月荷塘
一盏盏行走的莲灯
宛如佛子的眼睛点亮人海浮沉
可你止不住渴念

是时候了
委身与泥。灵魂的种子，该现身了
水百合的香味只释放一点点

足以点杀一切瘴气寒症的毒
有什么不可以的
斩不断的情，就让一寸寸丝连
割舍不下的缘，且让一段段空留
静水流深
你含住心上一粒粒苦和痛
才是生活悟道的真味

那个夏天之后
凡尝试过荷叶莲米粥的
都心生莲花，面目清明
如一阵阵荷香吹拂

（选自《诗刊》2014 年 4 月号上半月刊）

草原石人

李东海

萨满起舞
草原上的部族在祭祀
又一个战死的英雄
倒在了茫茫的草原
整个突厥时代
被草原一千多年的风雨
洗劫一空
草原石人
一尊尊地站立在风里
把突厥年代最后的遗言
封存在了这里
数百年的铁骑
在大草原上
难道就留下了两块石碑
和沉默无语的草原石人？

突厥时代
一个马背上的部族
在中亚草原风起云涌
像一场席卷草原的风暴
势如破竹
突厥的子孙

从漠北高原，呼啸而下
中亚西亚
都在他马蹄奔驰的路上
跌跌撞撞

那时，是谁的战甲
在马背上被敌人的箭镞射穿
从而倒在了西天山
让一场惨烈的战争
哭泣到了今天
让我追问
让我考证
让我无休无止地沉思
而在西部大草原上
一个强悍如狼的部族
除了草原石人
我们将从哪里
寻找你那辉煌如金的回忆

（选自《西部》2014年第10期）

大佛的脚下

李永才

星垂四野，江水独自东去
一尊沉默的大佛，安然入定
这让我有点惶恐和不安

今夜，江风阵阵
在大佛面前，我显得实在单薄
为了一些幸福，抑或是苦难
我只想成为一粒沙子
于舟楫和浪花之间
仰望你温暖的神态和手势

已然是春天，通往河谷的花朵
像鸟儿降临人间
正以奔跑的姿势，渐行渐远
我必须从梦的边缘启程
向南方的天空追逐

今夜，鸟鸣和水声，或远或近
如果一根水草或浮物
可以渡我过江
我何不取一瓢江水
洗尽一生风尘

面对这些干净的时光
这些汹涌的力量
我无法触摸，不可抵达
也不想成为一名唯美的水手
我只想在山水的段落之间
等你　踏雪归来

（选自《山东文学》2014第9期上半月刊）

致草原先生

李成恩

先生，你的脸是太阳切割的
你的脸收集阳光，阳光的意义
正在改变，变得充满了人性

先生，你的脸上并没有过多的笑容
笑容过多的人，让我恐惧
我曾经相信了带笑容的人
但现在，我相信携带鞭子
抽打阳光的人，先生，你在黑暗里
抽打一个躲在媚笑里的人

先生，高原稀薄的空气正合你意
你倔强的嘴角涌出了笨重的爱
你的爱是一整块牧场的爱
在没有成为牧场之前
所有的青草都是没有意义的
在没有见到你之前
所有的诗篇都与你无关

先生，怀抱雪山入睡的那个人是我
我只爱雪山，只爱冰冷的山峰上
那一缕淡蓝色的阳光

在没见到你之前
我认为阳光是金色的
现在，先生，沉默的先生
我才明白阳光是淡蓝色的

先生，你叫什么名字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是草原先生
你是一群牦牛的仁爱的先生
你是我翻过一座雪山又翻过一座雪山
遇到的一片牧场一样辽阔的草原先生

（选自《中国诗歌》2014年第3期）

梦见老虎的尸体

李宏伟

下雨天梦见老虎的人
身上一定有一座古典森林
那里百木蓊郁，雀鸟安稳
阳光密密匝匝，没有办法流淌
即使硬生生拨开叶丛，泄向地面
也只布下斑斓的针脚织锦

众兽的教父平地而起
他步履踏实，目光深远
他并不携带武器，亮出牙齿
用千里啸声巡行梦的辽阔
但尾巴真实存在，尾巴左右
扫荡羊齿草和泥土，扫出风
老虎跃上蹲伏已久的巨石
把大雨和做梦的人一口吞掉

就是在这样的下雨天
我梦见一具老虎的尸体
他浑身破绽，半浸泡于拔节抽穗的稻田
两条后腿的填充物完全被人掏空
幸好插线和嘴巴完好无损

只要有电，老虎随时可以
露出微笑，让自己湿漉漉地歌唱

（选自《诗刊》2014年2月号下半月刊）

总有一些视而不见

李明月

秋天　我赶上
一条河的源头
一只飞虫被风吹落
一片枫叶接住了它
红叶在水中打转　放大着波光山影
又一阵风　把小飞虫推向水边
它爬上了草丛　在阳光中抖动
一个亮翅不见了　一只秋天的飞虫
还有几天的时间　我得继续
在落叶和果实之间　能找到什么

一只田鼠窜出　我看到了
在一截老树桩下的荫蔽洞口
有一粒榛子和几颗豆荚
它在储藏过冬的粮食
走进老林　看见柞树上悬挂着
新结的蚕茧　事物都回到了昨天
温故知新　从来都是这样的
……
大雪之后　风声水起
听到返青的足音
我弄不清自己走了多远

跟着蜜蜂　在嫩叶间
细看　定神　不由心动
枫树居然会开花　一串串的红
花朵太小了　肉眼难以看见
很多个春天　第一次看到
枫树的花朵　仿佛一个重大发现
多少个秋夜波动在日月中
在一条河流的云卷云舒中
总有一些新的发现
总有一些视而不见

（选自《创作与评论》2014年第12期）

郑燮故居游

李建华

一幅竹图，是竹子的历史
就那么微薄的一页，就那么
简单的几笔

一根竹篙，握在手中
就不会漂浮
比鸭子更早知道，春江水暖

一碟竹笋，摆上桌面
连同那四字名言
至今有几人，消化得了

一对竹筐，压弯了
肩膀上的虹霓，为百姓分担
如磐的风雨

一支竹笛，诗意作结
是清风的骨头。它吹奏明月
音调都是根的形状

一片竹林啊，我如果找不出

最瘦的一株，又怎能看得见
郑燮的身影

（选自《长庆文学》2014年第1期）

饥　饿

李建军

池塘的影子
在心里围起篱笆
满山野菜的清香，难以
与灵魂的嘴唇接吻
天空就是一只巨大的磨盘
把绿水青山与鬼城野村
碾压成香气缭绕的粗粮
我像一条翻吐气泡的鱼
毫不犹豫地吞下钓钩
它像系上黑狗尾巴的铃铛
又是斑驳土墙下啼醒清晨的公鸡
不仅仅是麦田空旷的饥饿
不仅仅是摇滚乐狂舞的饥饿
而是空城失去星光的饥饿
而是孤村失去影子的饥饿
而是子弹失去准星的饥饿
而是鲜血缺席记忆的饥饿
而是这片土地沉淀已久、填之不饱的饥饿
风萧萧，不是落叶的错
雪飘飘，不是天空的错
呵！饥饿无错……

（选自《星星诗刊》2014年第7期）

明　字

李建春

鸟声　映出黑灯笼
胆怯　但清脆的低语
汇集　杂一二犬吠
像壶底的水泡　在沸腾之前

明　模糊　摇晃　已显示出确有晨雾
因此不会熠然显示
平流层无蔽的大光　到思维叆叇的底部
也只好如此　这确定　无言　无曜　如此深入
力透纸背　白墨的反写　蘸得太多　滴在过去
因此处处都是　明字跃动

无往弗届　无处可藏　书写　吞没了纸
已没有过去　黑　或任何幽灵　记忆
颤动于现在　也没有　只是笔划　这讲究　这
弯折　如此遒劲　如此丰赡
这洒脱　逍遥　高风亮节

明　天地之间　直立的书写
袖口沾上　光墨　也没注意

（选自《诗建设》2014年秋季号）

悲　悯（外一首）

李轻松

老狼吃下了羊，羊又吃下了草
草呢，吃下了什么？就像鲸吞下了鱼
鱼吞下了虾，虾又吞下了什么？
多少座山川，多少条河流
才能汇成十万里河山、十万亩玫瑰
还有十万个善意与恶念
或者是虫儿吃下了米
鸟儿吃下了虫儿
鹰吃下了鸟儿。那么鹰呢？
多少个春天，多少场风雨
才能孕出一颗星光，一座墓碑
还有一粒尘埃与一寸呼吸。

（选自《文学港》2014年第1期）

小树林

黄昏的小树林就是一片阴影
万物都有喘息之声。
我的花与荆棘都带了伤
在一些枝丫中伸出新欢
能熬过这个夜晚就是来生——

我把自己腾空了三次：

第一次小乔木直起腰

第二次小灌木开满花

第三次小虫子委身于此

那些矮化的人品比矮化的树林还低

三朵花和一只小兽

都学会了踮脚、眺望，祈祷

碎步而行，仿佛笑意如灰

我指尖上的潋滟，是堆积的鬼魂

已抵达白发苍苍的彼岸

用花瓣埋藏了花，用生命埋葬了生

仿佛我爱了两次，却都是同一样事物——

（选自《诗刊》2014年5月号上半月刊）

不是所有的捕获都在白天（外一首）

李清联

有一些事物，甚或大事，甚或地震，会在
黑幕遮蔽下
——进行

白天酣睡，甚或无精达采
捕食者懒洋洋地。可在夜里
譬如，猫头鹰快捷地扑捉鼠辈
譬如，夜蝙蝠威猛地吞噬蚊虫
都闪电般迅疾呵

再譬如，饿虎扑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高超的技巧，敏锐得令世人震惊

丝织手帕

一方手帕寄相思
左也是丝
右也是丝
前也是丝
后也是丝
上也是丝
下也是丝

老妹子呀
你丝不丝？

（选自《诗潮》2014年7月号）

珍珠的眼泪

严　薇

一滴一滴的眼泪说到伤心处
滴进了你的身体
你的心因眼泪忽然渗入
而柔软无比
为保护这柔软
筑起了坚硬的巢
长眠于水底
这巢密不透风
听不见风生水起
你从此时关闭了心门
关闭了一切远行的路，回家的路
哪怕这条路是通往世外桃源
你只愿和我的泪执手相看
无语凝噎
有一天
我哭累了，躺在你的身体里
嵌进了你的一生一世
千年万年
你都舍不得拭去
在掌心里握着握着
就握成了掌上明珠
我从你体内剥离出来时

发出耀眼的光芒
刺痛了你的眼睛
也切割了你的身体
为了我的光芒
你曾倾尽了一生
那一道光
是你用一生的时间捂热的
原以为是爱
趁着夜色，你还是带着我
游回梦里吧
趁着泥沙还未侵入你的身体
带着我未流尽的最后一颗泪
这一次
我们用爱好好包裹

（选自《文学月刊》2014年第7期）

恒河：日出（外一首）

苏　浅

只是因为遇到，就爱上你
只是因为我曾是黑夜
而你使我醒来

站在三月，就是
站在悬崖边上，向前一步
我就到半空——
是你给我前后左右都是春天
使我的局限被一种伟大宽宥

水火交融之间
我感到生和死的距离就是我走向你
就是一个涟漪
慢慢归回一个没有

只有你知道
怎样的告别都不会让这个早晨消失

恒河：晨浴

就想在你的身边醒来
先是感到水的潮湿

然后又受到日出的邀请
光明如青春，总是在黑暗之后看起来更美
又如你爱
不要求我轻易就把一生放开
我若沉浸于你
必被明天寻找
好像我是那条从没离开过你的鱼
永远学不会说再见
永远不想说

（以上二首选自《中西诗歌》2014年第4期）

望星空（外一首）

苏美晴

午夜，我像一个孤独的孩子
坐在夜的一角
仰望星空
失眠症治愈不了那些得病的星星
稀稀落落的天空中
我听得到它们发出痛的声音
那是它们生前的痛
被时间击碎。纷纷扬扬的粉尘
飘落在星星之间

但粉尘也是黑色的
夜晚就像巨大的煤窑
我们用力地挖呀挖
挖掘出的黎明
布满伤口

亲爱的星星，我死后
能不能像你们一样挂在天上
虽然这个传说
带走了许多认真生活的人
但在这个夜晚，我想他们

（选自《诗林》2014年第5期）

别告诉我

别告诉我，梦无止境
别告诉我花朵的芬芳正伤透少年的心
在此，我本是一位天使的样子
单纯的心境，总能结出晨曦的露珠儿
别告诉我，那一夜少年赤足跑出了花径
别告诉我，花瓣上有他艳红的血
起于黄昏，止于黎明

（选自《岁月》2014 年第 3 期）

鸽子的幽冥

苏笑嫣

街空了　当秋天暗中隐入苍穹
的另一边 饱含三个季节的悲欢——
色彩　已经疲惫
它们睡眠　并微弱地呼吸
南去的鸟鸣阵阵　为一场降雪
探听人世的消息

霾　从四面八方打开它的包袱
城郊空荒的大街　站在日和夜
梦和醒的混沌里
站在没有记忆、铅色图纸的楼群中
时辰的光影微暗如沙

这个晦暗朦胧的季节　无数个过去的日子
灰白色灵魂般　游荡　失眠　失语
无家可归　并面容模糊
再没有感动也没有惊奇　那些贫血的日子
仿佛远山的暮色
人们沉睡　走入别人的梦中

当一月的风握紧萝卜般的拳头捶打城市
需要躲闪的　是风中携带而来的碎片

那碎片是什么形状　总是
取决于你试图封闭　和忘却的话语
摇晃的枯枝欲言又止
易碎的从未消失　它们远比未来更耐久
就像尘埃不会消逝

（选自《诗潮》2014年第10期）

晚　安

吴　兵

我认识的所有的鱼
都是同一条
我们游着同一条河流
我认识的所有的鸟
都是同一只
我们飞着同一块天空
有一天累了
我无力地说出晚安
她们会带我
到达同一个黎明

（选自《扬子江》诗刊2014年第5期）

一个人是一支队伍

吴重生

有时候，一个人
也可以是一支队伍

早上我出门时
诗跟在我后面
书跟在诗后面
画跟在书后面
猛回头，画的后面
跟着无数的风和雨

夜晚我归来
晚霞跟在我后面
雷电跟在晚霞后面
星空跟在雷电后面
猛回头，星空后面
跟着无数的诗和歌

一个人是一支队伍
我走向哪里
我的队伍如影相随

（选自2014年12月8日《中国艺术报》，收入本书时作者略有改动）

公祭：300000……

何建明

1937年，日本侵略者在南京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大屠杀，共屠杀我30余万同胞。2014年2月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自本年起每年将12月13日作为国家公祭日。

活着的
为了死去的
公——祭！
公祭那个黑暗的年份
公祭那次野蛮而卑鄙的屠城所造成的
千古冤屈

1937年，打着“东亚共荣”旗帜的
日本侵略军
用炮火与铁蹄
强行轰开了中华门
不分昼夜
不分军民
不分老人和幼婴
成片成片地
用军刀杀戮
街头、庭院和城廓边
尸横遍地

父亲想挡住儿子的身体
却被刺刀横断竖劈
血流灌满了院内的枯井

逃亡中的爷孙躲在牌坊后
以为平安无事
却不知太阳旗下
几十支枪将他们当靶子
子弹像雨点似的
穿过爷爷的胸膛
和孙儿的小脑壳
白哗哗地流淌一地

绑着的丈夫，只能
眼睁睁地看着
一个接一个的野兽
将自己的妻子与女儿奸淫

“强盗！”“我跟你们拼了！”
拼了！拼了的声音
发自滚在地上的头颅的嘴里

死去的年轻母亲
永远睁着眼睛
望着未出世的胎儿
提前到了人间

那些天
我的南京

我的爹爹的爹爹
我的母亲的母亲
他们、他们、他们
在到处逃命
在到处躲命
在到处捡命
在到处——亡命

30万哪
30万人可以排成一百里
30万哪
30万人可以堆过钟山之巅
可以淹没长江两堤
这，就是他们的罪行——
一个侵略国
对另一个邻国的暴行
千古罪孽啊，史无前例

想抹杀曾经有过的
历史，还是想逃避
被审判的世纪？
不！不！不！古都城墙上的血
无法抹去
雨花石的石魂，时时惊醒
莫愁湖的水，从此没有停止过哭泣
这是一个善良民族的血耻
控诉着一个强盗帝国的逻辑

12月13日
我父亲的父亲死去

我母亲的母亲死去
我叔叔的叔叔远去
我爷爷与他的哥哥一起咽气
他们都倒在这个
腥风血雨的日子里
都倒在寒风飘雪的冬季
没有坟穴收归他们的尸体
没有葬礼为他们哀鸣
只有燃烧的汽油
和无尽的大火
将他们化为一堆堆灰烬

这是什么日子
让我们集体公祭
这是什么日子
让我们一起哭泣
这是什么日子
让我们永远反省
反省不该有的忌日
公祭如此伤痛的1937

是的，我们早就应该公祭
是的，我们无论如何也要牢记
什么是战争，什么是侵略
什么是血债，什么是民族的必须

人，需要有情有义
国，也得有情有义
犯了罪的人和国
就该老老实实说声“对不起”

那样才可以堂堂正正地立足于世
才能让人相信你的
每一个举动
不是在玩弄欺骗的行径
以及暗藏
再次屠城的狼之野心
那样，才不会继续到靖国神社去拜谒
一次又一次，惹怒爱好和平的邻居

公祭去吧，我的同胞兄弟
当南京城的哀鸣号响起时
所有的中国人，在不同的地方
集体公祭！
来，我们一起摘一朵白花
献给那些沉默的亡灵
再轻轻说一声：安息
安息，安息……

（选自《诗刊》2014年11月号上半月刊，收入本书时作者略有改动）

直角之圆：致费城的女儿

岛　子

不要等待第一根白发
不要在底片显影我的肺枝
更不要在梦里说出沙粒的数字

鼻衄血足够红
头巾就足够白

不要落下来和云雀对弈
不要让你的蝴蝶搬运珍珠
更不要触摸疲劳的墙角石

有了归雁，就有了风景
浮桥湮没，就升起蛙鸣

不要给你的马儿钉上铁掌
不要去救那个落水的词
更不要为耶稣哭泣

收起枕底的蝎子
为焦糊天使祈祷

不要在夜里穿过沼泽林

不要惊醒那群指路的影子
更不要听枯泉为春蚕算命

湿芦苇足够呛
药师就足够亲

不要把锣鼓声编成花冠
不要把名字写进语言
更不要让你女儿的女儿

画齿轮，或圆
以及直角之圆

（选自《读诗》2014年第4卷）

在秋天的山中，锲入一阵风

宋永照

在秋天的山中，锲入一阵风
这阵风，是用来碰壁的
不是用来揭开一件事物的真相

习惯了碰壁的风，不适合在平原生长
它喜欢城市的高楼
尽管悬崖一样的高楼，经常让风鼻青脸肿

风不会入静，不会面壁十年
它只是喜欢
把面壁的企图，埋进泥沙俱下的尘世

风，将我说过的一句温暖的话
寄存在山中
等待，下一世品过流浪的归人

（选自《时代文学》2014 第 2 期）

扁桃体

宋晓杰

我噤声——发炎不是发言的近亲
它们背道而驰，相互较劲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我准备甘草、橘梗、梨、冰糖蜂蜜水
浇那些无名之火、虚妄之火，也不管用
——它分明是多出来的肇事者
不讨扰的时候，就是乌有
之于庞大的机组，它不过是个零配件
可有可无，却如名不副实的婚姻
总在关键时刻，准确地刺痛

我把该说不该说的话，和着唾液
轻轻咽下，是否还有打碎的牙
……合衣而卧，完整如肥沃的土壤
在草木灰中，养那些旺盛的菌
溃疡里的新鲜血肉

——如生生不息的野莽
草草活命……

（选自《十月》2014年第4期）

加拉加斯贫民窟

沈　苇

穷人的避难所遗弃在山上
铁皮、石块、烂木头万岁
破房子的聚会万岁
一种悬空的摇晃和蔓延
从来降落不到地面

穷，也要给它一点颜色
将简陋涂抹得漂漂亮亮
几乎是一种童年信仰
让绝望召唤救星：
圣母玛利亚、玻利瓦尔
持枪的游击战士……
苦涩喂养的黄钟花
一盏盏加拉加斯之灯
照亮混血的脸庞

入夜，贫民窟灯光
像密密麻麻的萤火虫
爬满山坡和山顶
倘若今夜灯光比昨夜亮了些
是因为添加了无助者
太多的不眠之火

（选自《花城》2014 年第 4 期）

棉花堡

张　烨

难道仅仅是一次石灰岩之旅？
生涯中似乎从未有过，也难再有
如此强烈的震撼
如此景致只能天上才有

我听到非人间的音乐
绘画纯白的呼吸
触摸到诗歌溢出灵魂的泪花
艺术之棉，张开双翼，径自创造

感恩上苍！以天然之作
狂喜我、陶醉我、感悟我
渴望为天籁而生
渴望为天籁而去

也许我更爱非人类的艺术？
我担心自己会变成不食烟火的诗人
我也担心上苍会瞬间收回它的杰作
美，有顷刻绝尘而逝的品质

一种声音在空阔中回响，犹如天启：
没有寂寞，没有忘我，哪有艺术？

让别人去浮躁去喧闹吧
你的世界只需要静静写作

（选自《长三角文学》2014年8月第2卷）

光阴辞

张　晶

暮色渐次黯淡，有谁会去追问骄阳的踪影？
天空浩瀚。在心中研磨。
在软得存不住一粒口水的云雾上奔跑
圈地，嫁接靠谱的陶泥，自以为是的时差生活
跨过时间的空白留住了我的长辫子、小蛮腰、女儿身
还有波澜不惊的坚定。醉过宏云。或到过水花四起的蒲团湾
一写再写星空聚集的嘶鸣，海上菊隐过的困境
多么牵强的味道，哄着眼壑关紧水闸
添加一段岁月，犹如绽放一个见缝插针的新奇
——夺目耀眼的平凡
我愿意独守疆域，也想与远方的谁同时种在一个屋内
摆着几根银丝，几个养殖自己的契约
提取光阴的掌纹开始扩散，开始放射环绕我多年的斑驳光圈……

（选自《诗选刊》2014年9月号）

所有的爱情诗都一样

张小榛

所有的爱情诗都一样：因为
所有的恋人都一样。
他们是没有黑子的太阳，他们是绷带，是水，是一切。
当他们在你面前，你就像是漂浮在外太空：
满空的太阳安静闪烁；
大地被微光包裹，就像一粒药。
被爱着的人都是光明的，橄榄油般的，带来世界高处的空气。
他们都一样。因此有关他们的诗歌也都一样：
充盈着带金属味的紫药水，丰腴而光滑。

（选自张小榛博客 2014 年）

乡　念

张永生

不管是泊居上海
还是暂栖北京
心中总燃着一团
思乡的浓情

品尝着豫园的小笼汤包
总觉得
还是“狗不理”的包子好吃
吃着隆福寺的卤煮、炒肝
还是想说
老城里的锅巴菜味道更正

眼睛馋了，目光爱踅摸
电视里的“天津消息”
耳朵馋了，约几个乡音
听一段“天津快板”放松心情

我是喝海河水长大的远方游子
曾走过山山水水
却总也走不出家乡温暖的怀抱

我是一个地道的津门土著

不论食宿何方
家乡的味道
才会令我回味无穷……

（选自2014年11月1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抒　怀

张永波

在荒原，我们谈论的理想
多与石油有关
你说你要为石油写抒情诗
为大荒原上的壮举立传

我平静地笑了，说
我只想为石油写生
只想用手里的相机
拍下这些生活的场景
画面最好能让你看到雄鹰的身影
让你听到百灵鸟的叫声
以及你采油时的面部特写

当然，要有你爱人关注我们的眼神
——更好

（选自《岁月》2014年第10期）

小米粒（外一首）

张怀帆

我住在小米粒大的小镇
小米粒大的瓦房
颜面上小米粒大的黑痣
把小米粒大的秘密珍藏

我仰望小米粒大的星星
闪耀小米粒大的光
俯视小米粒大的蚂蚁
把小米粒搬进我窗下的洞房

我怀着小米粒大的情爱
小米粒大的梦想
我的生活有小米粒大的疼痛
小米粒大的蜜糖

我坚信小米粒的金黄
小米粒的香
死后愿做小米粒被麻雀衔走
种在陕北向阳的山坡上

其实，地球在宇宙里
也只是一颗小米粒
安静地，闪着

小米粒的光

（选自《星星》诗刊 2014 年第 9 期）

长安，终南一梦

没有马，也没有毛驴
去翠华山，我乘车
沿高速公路
时人已熟走终南捷径

山巅一寺，僧人也许去采药
柴门虚掩。我不是来寻访隐者
只独坐，静看岭上
闲云渐远，红叶卓然

山下，碧溪绕舍，柿树挂灯
自报从长安来，一名书生
花一百元，可摘菜洗米
下厨做饭。围坐共饮家酿
一只花猫求鱼，缠绕膝前

我非及第，亦未谪迁
只想一觉睡忘，到天亮
从此不在城里失眠
不料半夜即清醒
一两声远吠空旷
三五粒星子近窗

（选自《绿风》诗刊 2014 年第 5 期）

何其难诗

——桃花潭访汪伦

张建新

山有雾霭，心无尘埃，何其难。
每日早晚，青弋江都腾起水雾，有限的苍茫
也足以洁身，可与青藤相拥，垂于
古老拱桥，自在荡漾，不论东西，无关生死

衰败的会场，我抽身，独自去访君，
曲径，落叶众，人影疏，流水坦露清白，
水面光影斑斑点点，现在想来，尽是惜别的针眼

墓穴和它的主人，不吵闹，静寂，圆满，
板栗树高大，果实已近成熟，伸手可取，
有啖之欲，更宜空手而立，于潭水中
宽衣洗浴，要在暮色降临时分静静交还骨肉

（选自2014年9月9日《安庆日报》）

野罂粟（外一首）

张映姝

在冷峭的高原七月的清晨，松拜宾馆
疏于打理的花坛边，我留意于你
舒展花瓣的薄薄颤动。像小小心房的
轻微喘息。有人说——野罂粟。我这才想起
你的另一个名字：天山红花。
叫什么有何关系呢？或许，是有人想掩饰
你的毒，和与之相伴的罪孽。
这虚妄的可笑念头，又能改变什么。
你野野的，照着自己的心意，
开得恣意、张扬，红得有些惨烈。
弥散着原初的狂野的美。令我回想起
喀纳斯山谷那团团簇簇、绵延成坡的
血红带来的眩晕。

这个早晨，晴朗的冷风里，
我在寒战中思考：你会抱怨什么？
我能挽留什么？唉！你选择的，
你已独自来承受。而承受，
命中注定的承受，又有谁
能够轻视！

格桑花

塔尔寺外的闲聊中，我蓦然想起了你。
不在澈蓝的青海湖，也不在
清清黄河水的贵德。想起你的时候，
我并不知道你的一切，除了你的名字。
可是，为什么对你有着花蕾般的
小小心愿？这难以言明的念头！
相遇，突然而至。“喏，这就是格桑花。”
只有几株，绽放着粉、白、黄、玫红。
纤薄的花瓣映衬着层叠的唐卡，
和缭绕的香火。一朵朵端详，一张张拍照，
仿佛就要把你带走。

看到你的刹那，我羞愧于自己的浅薄。
遥远的西域，出生、成长的绿洲，
其实我们早已相识。八瓣梅，另一个
美好的名字，阻挡了我们。
认识一朵花，就像认识一个人，
并不容易。都得用心，用情。
现在，我知道，你是“幸福花”，
难怪高原上有那么多“格桑”姑娘。
还有，你这圣洁的信物花，寺庙里
蓬勃地盛开。哦，我猛然心动，
那小小心愿，或许与幸福、圣洁的召唤
有着某种神秘的牵引。而这一切，还要
我一次次地去认识，用心，用情。

（以上二首选自《扬子江诗刊》2014年第1期）

在父亲面前

张洪波

父亲　每到过年的时候
我都要来给您扫墓
走到山的低处
远远地看见了您
您在高山的风雪中站着
多少年前的坚硬军姿

我用工兵锹铲去您身边的积雪
给您点燃一支香烟
拜年
然后和您说许多许多的话

告别的时候
敬一个军礼
父亲　请原谅
我不是军人
动作实在不够规范
但我是军人的后代
您在这里指挥
我在人间冲锋

（选自《海燕》2014年第2期）

春 芽

张雪珊

一张鹅黄的小嘴
轻轻叩开冬的门扉
春风，春雨，一拥而入
沉闷和寒气仓皇逃遁
阴霾散去，旷野明亮清新

睁开眼睛，闭上眼睛
到处都是扑棱棱的精灵
在快乐的五线谱上
叽叽喳喳，欢呼雀跃

占据春光的枝头
还在嚷嚷，舞台太小
越过芳菲，越过时光
绽放悠长的花季
绿意盎然，我不敢倏忽老去

（选自 2014 年 4 月 8 日《湖南日报》》“湘江”副刊）

绳子咬着我

张鲜明

绳子咬着我
进入我的骨头
进入我的心
成为我的一部分

即使把它取下
我依然保持
被绑缚的姿势

我一边诅咒
一边思念那绳子
就像皮肤想念衣裳

（选自《诗刊》2014年8月号上半月刊）

往，返（外一首）

阿　毛

哪条路都是走到黑
通往武汉的大路、回到毛场的小途

货车、轿车和火车
进城的鱼米、回乡的兄弟

风中飘霜，飘雪
飘鹅毛，也飘芦苇花

天鹅在如镜的水面上睡眠
或在起伏的波浪上游弋

行吟者走出边境线
梦回故园

我眷恋背影里的纯真和古代
坚守非物质和走夜路的勇气

后面是满怀激情的高音童声
前面是深沉悲伤的低音老声

可以盲听

可以节外生枝、死后复生

吹往故乡的风

没有繁叶
风打过枯枝

有人
于旷野独自踏雪

我注定是一个由北向南
将白霜吹成青丝的梦者

集结夹道的油菜花
满耳的鸟鸣

和石头一起记下这个爱者——
由北而来的风

率领一群落叶和幻影中的儿女
在你的膝下承欢

（以上二首选自《诗歌EMS周刊》，2014年10月第2期）

永夜诗

阿　翔

要避开失眠很难
连同它带来的漫长的飞翔
这一次，郊外的颓废，拥挤着我们的永夜
我触摸到异乡的低树枝，在没有
被寂静弹奏之前，远处的气味
是不足挂齿，就像我们事先
毫无准备，上帝安排好了的遗产
昭示着群星即将笼罩；我很少会这样想
从未经过的悬崖，也意味要经过
一大群乌云，其余懵懂，这没什么
好担心。相对于吞火，我们体内的
暗示似乎无用，无用到相互
确认不了，犹如宴席的喧嚣。你提到
陌生人，以及乏味的葬礼，总是
远隔千里，这一次我们的脚印
追丢了一首诗，包括往南的辽远
简直不成体统。讲究点吧
在同样的永夜，我们的悲哀
预言了不可能的事：在舍弃中求诗
或者，在诗中求生。闪电
减少阅读的偏差，以便我对死人
的旧伎俩了如指掌

（选自《山花》2014年第6期）

江南的脸（外一首）

陈　贞

江南的脸儿
是水做的　碧波荡漾
如同梦中的恋人
一湾一湾又一湾　等不到
风声响起　便将情人的衣衫
浸了个透湿

来自北方黑脸堂的汉子哟
经不住江南水乡的温柔
一不小心　那只笨拙的手
噌的一声　就戳在了她的额头
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　霎时
剪断了　一辈子的相思

学生的脸

一张张脸儿　在尘世行走
就是一条条清浊不一的河流
惟有学生这一张脸儿
单纯无邪　阳面向上
犹如一泓清泉　在河流的源头

这张脸儿　不管唐朝还是大清
无论来自张姓还是李家
甭管出自浆铺或是染坊
她都干干净净　一如莲花朵朵
绽放在空中流年的长河之上

（选自《大河诗歌》2014 夏卷）

梦行故乡

陈洪标

有多少张嘴，也多不过故乡
故乡是一朵白云　唇唇相连
从远处说过来　从头顶说过去
远去了　还托梦说个不停

有多少双眼睛，也多不过故乡
故乡是一轮明月　千里之外
看见你的喜怒哀乐　你思念的
每一个细节　你心底的全世界

有多少双耳朵，也多不过故乡
故乡是一阵微风　迎来送往
刮不走孤独和悲伤
只打听你的动向
掰开杂音凑近再凑近

故乡　多事又劳心
敏感又势利
热情或沉默的时候
总是让你在煎熬中相信
她是你的唯一

故乡是心头的一只猫
时不时挠你抓你
有多少恨，恨不过故乡
有多少爱，爱不过故乡

故乡就是一个火坑
你拼尽一生跳出去
最后还是拼着老命跳回来
把记忆烧成一撮灰
爱恨全死去　留下烟一缕

你走了　故乡还在
你在别人的评头论足中
死去活来　故乡成了你这辈子
烧成灰也甩不掉的一块碑
也离不开的一抔土

（选自2014年4月29日《金华日报》）

对一条路的记忆

陈美明

把自己蹒跚成醉汉
想必所有鸟儿异样的目光
难能幸运如我，不经意的
一啄一条蚁虫，满口彩票中奖味道
知否？此际我眼中的滨海路
拓印了背肌所有行人新旧不一
深浅不一，密密麻麻，往复交错的足痕
让我怎能不去重温风蚀旧枝步履？
这只像是我的，比量不是
那只像是我的，也不合齿
直到发现像是我的一只足印旁侧
还粘贴了像是她的一只
复踏不差毫厘，屡试屡爽
履约的候鸟栖落往年同一个地方
难道她是我一生
对一条路的记忆？感觉滨海路
能否在时间花瓣凋落中延伸
已无意义……

（选自《诗刊》2014年4月号上半月刊）

火　车

陈树照

火车的嘶鸣
把我从睡梦中惊醒
越来越慢的沉闷震颤声
预示着火车马上就要停下来

山海关火车站
停车五分钟　清冷的月光
笼罩着冰冷的铁轨
三三两两上车下车的人

火车喘着粗气
静静地趴着不动
我下到月台伸了伸懒腰
——火车穿过了多少河流山川
停了多少站？
我的老家在信阳
此刻　只走了一半的路程

当火车再次前行
我却无法安睡
我一边数点窗外隐现的星星
一边在想人类与万物的命运

（选自《岁月》2014年10月号）

蓝白小镇的启迪

陈崎嵘

突尼斯有一座蓝白小镇，坐落在地中海边上。此地所有的建筑均以蓝色门窗、白色墙壁为特色，成为突尼斯标志性的旅游胜地。

蓝的门窗，白的墙壁，
与蔚蓝的地中海融为一体。
一条小街，一杯咖啡，一轮夕阳，
演绎成一处游览胜地。
游客络绎不绝，比肩接踵，
不同肤色、不同语言在此休憩。

没有造物主恩赐的高山大川，
没有誉满天下的名人古迹，
小镇用人们常见的颜色为自己定位，
创造出鲜明的突尼斯标记。
品牌实质上是一种文化创意，
蓝白小镇给游人以丰富的启迪。

（选自《人民文学》2014年第10期）

落　叶（外一首）

陈群洲

其实，这才是最现实的春天
阳光、新绿、遍地花香的另一面
是景况截然不同的落叶凋零
少了他们，春天不算真实
因为他们，春天太不完整
此刻，诗人们聚在一起放大春天的美好
我的心里却一遍一遍响起疼痛的挽歌
面对落叶，这些曾经耀目的春天
除了默默地陪一陪
行将离去的他们，真的不知道
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
与之告别

（选自2014年4月23日《衡阳晚报》）

蜂

劳模评委会的颁奖辞是
李花，桃花，油菜花
不放过任何一朵
来自春天的香
小小搬运工

凭借纯正的原材料和原始手工艺
世界上最窄小的作坊里
有你们甜蜜而伟大的事业

（选自《衡阳作家》2014年第4期）

薰衣草庄园（外一首）

纯玻璃

薰衣草又开花了
它总是在该开的时候开

庄园中，所有的怀抱都敞开
人的嘴唇比土地湿润
我走入其中
我只是那片风景下多余的名词
而清风、淡紫和深绿
它们做了相亲的人儿

结对的飞蛾扑向甜蜜的火焰
它们像经不起推敲的生活
随处可见幸福的伤口
下雨的眼睛、凉薄的脸
再温暖的风
也无法阻止花开花谢的规律

我出发，我返回
在一个人的节日里

你若盛开，清风徐来

我写春天，已经多年不用笔
不用颜料
以前一直用刀，用绳索
现在我都放下
包括一堆水粉和唯一的调色盘

生活的油漆胜过挥动未来的刷子
谁眼里的春天不是变幻莫测？
可以刷眉间，也可以刷睫毛
只要你愿意，
甚至可以涂在嘴唇上

带着倔强的真诚和满天星光
在某个黎明，突然扑进你明亮的眼眸
铺开生死不渝的画布，
一起走进——
那未命名的阳光普照着的花径
迎着清风，徐徐绽开

（以上二首选自《诗选刊》2014年11—12期合刊）

轮回光景（外一首）

武　稚

历史搬开厚重　这个时候
它只是一位红颜
它轻飘飘的　想要飞

预约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最受用的不应该是我
你看　大地深处到处都是窃窃私语

最喜欢到粗野无文的乡村去
它站成天隔一方的等待
我在轮回的光景里　隔世重现

它有桃的名字　桃的身段
它把身姿压得低低的
就像不远处　被方言压得低低的茅檐

它应该有高尚的品行　无邪的灵魂
这般起落回转
不改的是端庄　神性

不要说是路过的　就不能付出真情
在灰蒙蒙的书页中

我们需要有几树花支撑

再怎么只争朝夕　也还要凋零
但是　桃从不扑灭自己内心的火焰
桃也不在我们走后 发出和人类一样的叹息

老了的是时光　未老的是春光
有一天　我希望能回到它们中间去

村庄

村庄一闪而过
我的眼睛被猝不及防地撞了一下

掩不住的灰黄　灰暗底色
固执地生长砖头　瓦片　泥巴
村庄却不懂得深沉　风一吹它就绿了
风再一吹它就长高了

沉默寡言了大半辈子的人
如今选择在阳光里坐着
它们像静物　守着炭火　一动不动
如同沉默寡言了大半辈子的村庄

这个和我生命有着亲密联结的地方
如今越来越空了
有人窃走早春浮云　有人窃走铜质月光
有人窃走连绵咳嗽　有人窃走辗转叹息

村庄的后面　还是村庄

村庄是岁月的脸
是大地上坐着的古旧愿望

在异乡　我把燕子看作是故乡的
把一根草　一棵树　一场大雨看作是故乡的
那个把黄昏踩得高低不平的老者　也是故乡的

村庄　无论我在与不在
你都能很平静地从严寒走向春天
村庄在土地深处
或在我们身体某个部位　发出声响

（选自《诗歌月刊》2014年第8期）

儿子的琴声

青　戈

那夜，五号院，安静的我和笔
呼吸着你的琴声
和大眼睛闪烁着的纯净气息

黑和白的长方块已不是
积木，曾被你幼稚的小手
垒起又拆去

如今，这钢的话语
已经排列好安慰
流淌我血管中的晨曦

画在门框上的高度
随着你的高度一次次否定
铅笔的印记

此时，线条、旋律、色彩
正把未来和成功的大旗
为你冉冉升起

（选自《大河诗歌》2014年秋卷）

灯影里的雪花

青海湖

是什么让你变得如此迟缓
镰刀　月光　弯弓之腰
风吹草低也看不见

星星的穗头垂挂在塔顶
窗前挑灯之手，推转石磨之手
在夜深人静的月光里
递给了我

林间窸窣的砍柴声
歇脚的石头，头顶的风雨
隐藏在云团里的终点线——
突然复活了，在回家的途中。

当我懂得了孤寂
和恐惧，我想看清你
是什么让你完好地保存着
青苔的低语，南山的野菊

但这似乎是奢望的
没有人知道，你长久面对苍山远影

沉默寡言的后面，咽回去的是
经久不息的玻璃棉

（选自《长江诗歌》2014年第11期）

百　合

林之云

百合的故乡是开放
芬芳是它的流浪

为了走过时间之路
一株百合，时常出来张望

在山野间，它被风吹去
在温室之内，它失去方向

它的洁白是终结之路
它的死亡，在美的巅峰上

在它漫长的一生中
时间被观看拉长

一丛百合，开在电视机旁
电视剧里，有人正被生活所伤

（选自《齐鲁诗坛》2014年7月）

秋，静静淹没在夜色里

林目清

秋，被我们的忙碌疏忽在郊外
很孤单的为落叶在惆怅
看一条小河从身边慢慢变瘦

秋，用最后的时光静静陪一个老人在垂钓
远山的月亮已锈成钩
岁月像一尾鱼，游来又游去，总钩不住它滑滑溜溜的脚步

从时光里穿梭而来的野鸭在河水里翻滚，在水里钻进钻出
时而舒展的翅膀拍打着河面上的水波在飞奔
有一位丽人牵着一小孩，此时正好路过

暮色开始沉落
秋，在暮色里渐渐掩埋
风，冷冷地拉开了夜色，盖住了秋最后凄冷的面容

郊外已看不到生命与时间抗争的画面
看到的是都市仍然纠缠不休的欲望在夜色里燃烧起来
火山一样，喷发在夜冰冷的深处

（选自《文学界·湖南文学》2014年第12期）

割　礼

林季杉

父亲　我成年了
父亲　别把我按倒在水里
水里的笨鱼　都吐泡泡　亲我

上帝的肋骨　暗中刺向我
我就愉快地　亲自死去
他说话　在水深之处环绕我
我就如水　脸红扑扑

我　要亲自死去了

生前我反复擦一扇临街的玻璃
现在就让玻璃也擦我吧
我把衣裳脱掉　光了
踩那裹尸布　不断摔跤

我倒着走　摸摸身边光滑的石头
青苔　可能是想死
我的头顶着河底的细沙
岸上的青草纷纷伸手
拉扯我未成年的头发
好　痛

（选自林季杉博客 2014 年）

一寸瀑布

林秀美

我只要一寸
一寸瀑布
梁野山那么多的瀑布
都留给你们吧

我只要一片
一片树叶
武平那么多的森林
都留给你们吧

我只要一声
一声蝉叫
龙岩那么多的鸟鸣
都留给你们吧

我只要一颗
一颗红星
天空那么多的灿烂
都留给你们吧

可是，所有的回忆
我要带走

所有温暖的故事

请原谅，我一个也不留

（选自《福建文学》2014年第4期）

八卦城（节选）

——致特克斯

松　龄

1

如果匍匐在你的脚下
注定看不清你的容颜
现在，我在金色的秋风里
放飞自己，在一朵白莲之上
悄悄将你打量，如银的月光里
我看清了你用八八六十四卦
排列而成的小城
在大地的掌心，写满占卜的文字
一片缓缓升起的祥云里
露出你神秘的面纱

5

迎风飘荡的已不是经幡，是千年的卦爻
插满在城楼上，写满来世的咒语
昭示着斑斓的浮世生活
那一瞬间，在垂幕的天空下
我看到了人间的灯火，星罗棋布的撒在城市的一角
恍惚中有人影走来，仿佛走在生活的隘口

打探自己举棋不定的人生

7

一个清晨，八条街，八个城门
被我一一走遍。我思念的人就住在城里
很多年以后，每一条街巷，都像重复的来世
我举着写满祝福的卦爻
却怎么也想不起，那个穿红衣衫的女子，住在哪一条街上

（选自《西部》2014年第10期）

光亮录

罗　至

我常常醉心于芝麻般大的光亮。多么安详
多么恬淡，既是尘世的一粒，也仿佛
世界的全部。它肯定是活着的
我俯下耳朵，倾听它平缓的呼吸
它肯定有话要说，我贴上耳朵
倾听它喃喃自语，不愤世，也不嫉俗
却有一种震撼心扉的力量。它肯定
拥有温暖的体温；它肯定
能医治我的伤痛。我立足
向它深深鞠躬，命令自己的影子：
“请举起手，请向这小小的明媚致敬！”

（选自《山西文学》2014年第11期）

低入尘埃（外一首）

罗　雨

一场梦醒后
你回到人间，低入尘埃

诗意换成清汤寡水
煮白菜，加点油、盐、酱、醋
柴米替代象征、比喻
秋水的风姿被切丝、搅拌
诗词为心的过去，终于成为上阕
在下阕里，你把曾经的理想
蒸煮，翻炒，油烟缭绕
人生，缩减为你手下的一次次烹调

那颗黛玉的心，易安的魂
在一锅荷塘月色里浮沉
你与生活达成和解
滚滚红尘里，你用一碗汤盛出信仰
庭前花开花落，天外云卷云舒
好一个风清云淡，无欲无望

今夜，你牵来一片星光

纷扰的都市，荒凉的热闹

孤身一人
我行走在人世的荒原
喧嚣、繁华，那都是别人的
于这尘世
我，只是路过，一个看风景的过客

在越陷越深的沼泽里
踉跄的风，锁住前行的路
我独举青莲居士那樽酒
饮下半生坎坷，每一口都是苍凉

漫漫长夜，为你的出场泼下浓墨重彩
你，从一场雨里走来
给我牵来一片星光，撬动我
继续跋涉万水千山的步伐

（以上二首选自《广西文学》2014年第11期）

属于谷粒的星期五

金　迪

这个星期五属于谷粒，
一大片金黄爬进阳光里，
阳光抚摸着这个伟大的时刻，
这个伟大的时刻成为一朵朵不凋谢的花，
这个阳光的星期五属于谷粒。

我呼吸着谷粒的味道，
呼吸着阳光的味道，
呼吸着一棵古老的树散发出的冬日的味道，
在我目光所及的原野和山川，
风暴曾爬上来过，
荆棘曾爬上来过，
但这时候我的目光所及，
连石头都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我伸展开的手臂，
布满石头的清香。

谷粒和阳光都是伟大的航行器，
它们和人一样诞生在这个地球上，
它们和人一样是这个地球上的真理，
我把这个属于谷粒和阳光的星期五，
呈现给一首诗和诗一样的你

（选自作者2014年新浪博客）

新兵班长退伍了

周东浩

风，卷走了树上所有的细软
花名册的皱纹，立刻拐一道弯
把班长的背影搂进怀里

最后一夜了，班长很熟练地
发送一声陈旧性咳嗽
哨子的喉咙有一些沙哑
他从炮场走出去
又从荣誉室走回来
蘸着每根汗毛里的记忆
——炊事班、猪圈，以及
那把跛脚的扫帚
被一大片月光收编

那天，雪一直下，风很生猛
营门外，茅草集体卧倒
班长的胡须蒸腾着青色
一根根站着
成了那个冬天里
最后一批坚硬的植物

（选自2014年8月29日《文艺报》）

父亲在另一个世界也有春天

周伟文

春天来了
父亲的坟头
绽放一朵朵
淡雅的杜鹃花
好像是从墓穴
发出的一条条微信
告诉我
另一个世界的父亲
也会有春天

（选自《天津诗人》2014年秋之卷）

滚烫的早晨

周瑟瑟

七月派诗人在树下集合，他们头发花白
斗志昂扬，胸前缀满铁打的宣言——闪烁的理想

我习惯在七月的早晨洗澡，凉水冲在脸上像猫爪子
抚摸我不屈的表情，一定要咬紧牙关，一定要拍打胸肌

瓷碗里的粥难以平静，像七月派老诗人滚烫的心
我的嘴被烫了好几下，感觉像被枪炮与玫瑰同时击中

我肥厚的嘴唇顿时兹兹冒烟，唇肉都烤焦了
这是七月派诗人的命运，也是祖国的命运

粥喝之人才是幸福之人，嘴被烫伤之人才是诗人
如果你拒绝七月的早晨，拒绝稀粥，等于拒绝了革命

在黑夜里长睡不起之人，固然可敬，但哗哗的喝粥声
怎么就打动不了肥胖的诗人？他骂骂咧咧，他怒气冲冲

他倒掉了我津津乐道的稀粥，并且扬言——粥样人生
等于腐朽人生。我只能说他愧对七月的早晨，愧对我

（选自《延安文学》2014年第3期）

走进戈壁，走进一场毛毛雨

赵兴高

风吹云散
雨润花开

走进戈壁
走进一场毛毛雨
同行的小姑娘，她
还不懂得一簇花
对戈壁的分量
当我把一束马莲
交到她手上，她
只是嗅了嗅
花的香

风啊，替我收好
从车窗里飞落的花瓣
明天，我还来
我要让花瓣，重新生长在一起

等她长大了
再交到她手上

（选自《新边塞》诗刊2014年第6期）

找钥匙（外一首）

赵丽兰

发一个文件，写一些没有生命的文字
装订成册的档案，等不及焚烧
一碰即碎，黑压压一片
行尸走肉

我被一把锁
锁在体制里，锁在秩序里
小心翼翼，找钥匙

别怨这锁，别怨这体制这秩序
那个每天在垃圾坑前刨食物的老妇人
她不找钥匙
她每天只说一句话
饱汉不知饿汉饥

消　息

终于可以去远方了
从此改行，不发文件，不写材料
背上心爱的男人
写诗流浪奔跑淌眼泪，贴近冰川河流大地天空
以及青铜时代的隐身术

再没有人会喊我“秀”
这个体制时代的戏称
已经和红头的文件一起死掉了
用泥土的声音，把这个消息
告诉远方
告诉亲人爱人仇人陌路人

一个人，一条路，一个消息，一个远方
风，哑了口
那句问过多遍的话，一晃一晃
丽兰，工作咋说
丽兰，要是只写诗
就择吉日，把自己再嫁一次

（以上二首选自《边疆文学》2014年第8期）

梦西湖

赵丽宏

晶莹飘漾，湖水、清波
是千古不褪色的
一幅缎锦
烟雨迷蒙，青山、幽林
是天堂里掉下的
一块翡翠
长堤是云中路
把凡人引入仙境
断桥断而不绝
连接寻梦者的屐痕
古塔倒而又起
迎候向往自由的生灵
湖光里融化着
日光月光和星光
映照出生生不息的
天籁和光阴

（选自诗集《我在哪里　我是谁》，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 年 6 月）

在梦中

赵克红

窗外，月白风清
窗里，尽是伊人的身影
闭上眼睛
却闭不上心事的门扉

孤独，在夜的浓稠里悬浮
月圆之前，月缺之后
梦的丝线在拉长，弯曲，缠绕

伤神的凝望，就要终止
欢乐的相逢，已经奇迹般发生
一束玫瑰，两杯清茶
两颗心不知疲倦地交谈，倾听

兴奋中，不忘用力
把门锁固定
生怕莽撞的熟人闯入
搅扰了情绪，打破了梦……

（选自《雨花》2014年11月号）

棋　戏

赵国培

三个女子一台戏，
五个男人一盘棋！
三伏天，树阴里，
三九天，朝阳地，
棋子一摆就开局！

也许，在寂静小院，
也许，在热闹社区，
不讲究排场，不计较场地。
胜了的，自然欢喜，
负了呢，也无须动气。
不赢房子，不输地！

旁观者清，当局者迷。
也有人指指点点出主意，
也有人默不作声静中得趣，
也有人脸红脖子粗
捋胳膊挽袖高声恶语。
摊一收云散天晴，
仍是好邻居好兄弟！

不少老棋迷，悟出一条理：

下了多少年
没重过一盘棋。
多像咱老百姓
乐乐呵呵过日子，
顿顿家常饭，天天有新意！

（选自《北京作家》2014年第1期）

女　兵（外一首）

赵艳文

在男兵眼里
女兵是雪莲
是绽放在高高的雪山上
最圣洁神奇的雪莲
男兵每人都捧着洁白的哈达
准备献给心中最虔诚的仰望

但是很多时候
在这个男兵连队
那准备献出的哈达
我们只能高高举起
或许要一直举起
那唯美的雪莲
只能绽放在荧幕里
绽放在想象里
绽放在心里只属于她的一处空间
这也丝毫不影响什么
触摸不了云朵
抬头仰望也是一种幸福

偶尔有出差的女兵路过
男兵聚焦一处的目光

足以把女兵高高抬起
我很多时候想
这一定是女兵一直以来
站得最高的位置

假设的状态

生活中不存在幻想
但绝对不能没有假设
就像我们这个建制连队
不能幻想永远和平
只能假设
战斗明天会打响

假设和幻想之间
这有着天壤之别的距离
参透了
只是薄薄一层纸
全连所有人的拳头握在一起
轻轻一锤就破了

在无数个艳阳高照的日子
我们压成乌云密布
无数个清风徐来的日子
我们淋成大雨磅礴
每一次空炮合练
每一次实弹射击
都是一种假设的状态
这支在和平年代组建的连队
在这种假设状态里

马不停蹄地奔走了几十年
在自己给自己布设的泥泞里
毫不松懈地跋涉了几十年
有人曾经生动地形容过
军人只有两种状态
打仗与准备打仗
在我的连队
有一种坚持不懈的状态
叫枕戈待旦

从卫星云图看
明天是个阳光普照的日子
在我的连队
依然战火纷飞

（选自《解放军文艺》2014年第1期）

不开花的昙花

柳　沄

友人抱进来一盆昙花
他很郑重地告诉我
——这是一盆
开过花的昙花

我满怀感激和欣喜
将它摆放在朝南的窗台上
那儿是阳光最明媚的地方
此后，因这盆昙花
而更加明媚

我开始幻想
它开花时的样子：那
短暂而又漂亮的花朵
在我的注视下，低着头
自己反复嗅着自己

当这样的情景
再次浮现于我的眼前
屋子里所有的物件全都消失了
便觉得，即使
明天早上就是世界末日

我也会在今天傍晚
为它浇水

半年过去了
一年也很快过去了
这盆曾经开过花的昙花
用很长的时间生长
用更长的时间
拒绝开放

我依然在等
并在等待中从未相信
——那一遍遍浇给花盆里的水
仅仅是让枯萎
变得漫长

（选自《芳草》2014年第3期）

走在雪地上

柳　歌

走在雪地上。一定会
踩疼一些什么。总有一些敏感的神经
咯咯吱吱的
叫出声来

皑皑白雪之下
会有一些不可名状的痛楚
蜿蜒起伏。一些弓起了脊背
另一些蜷缩着腰身

而看似平坦之处，有可能
隐藏着更大的疼痛
故意装出洁白无辜的样子
却让人，陷得更深

这大片的积雪，都是
往昔的灰烬。当你转身离开时
请把脚步，放慢一点儿
还有，要踩得再轻一点儿

（选自《大风》诗刊 2014 年第 1 期）

弯　腰（外一首）

荣光启

系鞋带的时候
周围的喧闹退了一些
弯腰的过程结束
我感到自己谦卑了一会儿
在无意间
我尊敬了那看不见的事物
天际像一张脸孔
在沉默地对我说话

像换了一个人
心灵变得清新
我应该常常如此
我感谢这个时刻

江　河

这条熟悉的江
流淌着我们的脸色
但心胸比我们宽阔
它长久地奔流
也长久地沉默
当我来到这里
我愿停下一切
只是为了观望

观望就可以让我饱足

平常的流淌
端出万千风景
更牵万千惆怅
在拐弯处
她现出深厚的曲线和久远的光芒
那一刻
我的火车停顿了
光芒中船舶像从水底升起
白帆在说：真理在这里
永远也在这里
你还要去哪里

草丛里飞出的水鸟
一个精彩的脚注
这个文本是有传统的
它飞出了一个美好的文化
我在火车上飞驰
岸边有个人在那里静止
他似乎是在眺望
也许这里只是他的家
别无深意
他的背影
让我心里传出哭声
为什么要奔跑
为什么不是他

（选自荣光启诗集《噢恰当（Poems Written At Orchard Downs）》，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

卖瓜人（外一首）

胡　弦

他把板车停稳，一车西瓜
像圆滚滚的好头颅。
天太热。这个壮实的小贩，赤着上身，手持
瓜刀的样子有些凶，像刽子手。
实际上，他远没有看上去那么强悍，刚刚
被人从五一广场赶走，来到这
靠近火车站的小巷口。
是的，他有刀，但只杀瓜，更多的时候
使用秤、筐子、计算器。作为一个
生不逢时、混迹在我们中间的刽子手，
断头台一直在他心中。
称瓜时，他会算一算盈利，顺便清点出
那些可以上断头台的人，心里
便咔嚓一声……那是
火车站墙壁上大钟发出的声音。
而一根看不见的秒针，则一直咔嚓咔嚓咔嚓
在他脑海里走着，仿佛充满愤激的时间
在替某些人解决他们的仇恨。

风在吹

风在吹，船在漂移。

廊柱间，蛛网仿佛废弃的罗盘。

风在吹，图案与心灵不对称。
光站在针尖上，旗帜远去，
有人说话，有人听，空屋子收集回声。

风在吹，虚线与实线搭在一起。
墙上的吉他：遥远的星座，
街边的邮筒：穿雨衣的男子。

风在吹，在经过广场，经过
雕像和流浪汉不确定的未来。
经过一排梧桐时，将那些树突然
猛烈摇撼，仿佛一瞬间认出了
困在树干里、挣扎的人。

（以上二首选自《诗刊》2014年7月号上半月刊）

风过竹林

胡中华

听祖辈说，这竹是祖辈的祖辈
从山野移栽到老屋门前来的

移栽到老屋来的野竹就长成了家竹
它的根以潜伏的方式
一年一年地将我们的老屋包围

竹根所到的地方就有翠竹
它把我们的老屋抱在怀里
母亲把我抱在怀里

小时候，我看风过竹林，我听风过竹林
风过竹林，我的秋千荡起来
鸟儿跳出旋转的窝在竹枝上荡起来
一丝柔软的羽毛伴着清脆的鸟鸣

荡起来，我的梦想在竹林荡起来
那时，竹笋向上长，小鸟向天空飞
风过竹林，我和老屋荡起来

（选自《合川文艺》2014 年冬季号）

脱缰之马

胡刚毅

溪流是从大山心窝逃出的
脱缰之马，跑啊奔啊马不停蹄
在一处高高的悬崖上，这群野马
没收住脚步，片刻不停顿
十匹、百匹、千万匹……奔跑下去
奔跑成一条气吞山河的瀑布

一条白亮亮的缰绳，却勒住了
一队队蠢蠢欲动的大山马群

（选自 2014 年 9 月 26 日《江西日报》）

对　门（外一首）

郝子奇

对门是谁　仿佛
总是匆匆关门的自己
楼梯间空空荡荡　任
深深的夜晚占领着
我独自在想什么呢
喝着茶水中很浓的孤独
你又在干什么呢
为什么不按一下门铃
我们一起　把越来越浓的
茶水　一起喝完
或者　我为什么不出去
拍一拍总也不开的门
让灯光　走出来　把
最暗的距离擦亮

（选自《诗刊》2014年4月号上半月刊）

村庄的挖掘机

在梦中不愿醒来　村庄
仿佛要把最后的梦做完

一只狗　在失去最后的一块骨头
一只鸡　在失去最后的一粒米
一只鸟　在失去最后的一片树林

所以　它们的醒早于村庄
它们的惊慌早于失眠的老人
它们的疼痛早于铁履下的泥土

村庄醒了吗？这是最后的早晨

（选自《延河》2014年第11期）

凋谢的叹息

段联保

用追溯的目光
凝视一块静默的化石
历史的光，是娓娓道来的传说

捡起一把风干的日子
树鞭打的风里
岁月流淌，自言自语

还是这个夜
还是这个雨
还是这个雷和电
而文字看到的真相
实有着石破天惊的差异
别人牛头不对自己马嘴
凋谢的叹息里
开出了落寞坚硬的花

（选自《椰城》2014年第11期）

留　学（外一首）

侯　马

在欧洲生活了一段时间
我们学会了像当地人一样
碰见陌生人也微笑

但是偶尔碰见同胞
我们还是像在国内一样
板起严肃紧张的面孔

教　育

儿时我经常到垃圾堆
捡拾空烟盒
有一次
一个小流浪儿
眼疾手快
抢先捡走了一个
见四下无人
我就拦住他强索
威胁他不交出来
就挨揍
出乎意料的是
那小个儿毫无惧色

很坚决地拒绝了
这是平生第一次
也应该是我最后一次
使用威胁手段
感谢那小子
让我明白
吓唬人是没有用的

（以上二首选自诗集《大地的脚踝》，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4 年 4 月）

杏花摇晃春天

饶君萍

春风娇惯的粉白
在季节的书页里恣肆
身躯娇柔
暖热山脊僵硬的触须

自唐诗的墙头出逃
把娇容遍山抖落
一路泼洒叮叮铛铛的芳香
任蜂蝶翻捡

太阳咬破阴霾
着一件杏香花边的长裙
站在高处
手抚沙尘暴的暗伤
任杏花，点亮春天的视觉神经
把春摇晃起来

（选自《星星诗刊》2014 年第 11 期）

骆驼泉（外一首）

洪　烛

那一路东行的骆驼
走到青海循化就不愿走了
摇身变作一尊雕塑

那一路东行的云彩
飘到骆驼泉上空感到渴了
低头俯饮大地酿造的美酒

那一路东行的我
在这里卸下沉重的包袱
即使还没有认出眼前是一片最美的绿洲
却彻底忘掉沿途遇见的沙漠

骆驼变成了塑像，还是变成了我？
我的嗓眼里也有一股清泉
整日整夜地唱出情歌？

我变成云彩，还是变成骆驼？
不怕千万里的风沙把衣裳磨破
因为我的梦包裹得好好的

梦，掀开了一页又一页
越做越美，越做越像是真的

那不愿醒来的，是走累了的骆驼
还是唱歌时一点不感到累的我？

撒拉人有两个家

一个人可以有两个家
出发时告别父母的家
到达的地方是儿女的家

一本书可以有两个家
掀开封面是一个家
合上封底是另一个家

一只骆驼可以有两个家
两座驼峰是两个家
相距很近，又很远

撒拉人也有两个家
一个叫撒马尔罕，一个叫青海循化
这是记忆中的两座驼峰

坐在驼峰之间的旅行者是想家的
一会儿想这个家
一会儿想那个家

因为搬家，他格外地想家
因为想家，他才不断地搬家
直到家跟自己想的一样……

（选自《星星诗刊》2014年第10期）

接受史

宫白云

接受生。接受缺失。接受亡灵。从白色到白色。
我活过来
站在雨后的栗子树下呼吸
手腕交给陌生人，连同肉里的刺
当处女的血太阳般遥远
我的孩子找到我——
那上帝的赐予。血是我的，肉是我的。
为一个理由活着
接受奶水，尿布，肺炎，挣扎
高高吊起的吊瓶碎了……
我用血缝补。我需要被“妈妈”的叫声迷住的睡眠
——我不愿醒来
接受单车后座儿子蓦然的高大。
接受耳鸣，失聪。年老，色衰。
接受灵魂的慌不择路。
接受无缘无故的泪流满面。无话可说。
接受亲人一个一个的离去
——黑夜消散它的痛。
肉体是我的，可我在哪儿
那绿色的光在哪儿——
上帝闭着眼不说话。晓色埋葬水边的长影
公子踏雪而去……“无所谓对与错

我熟知黑夜茫茫”
当白昼越来越难以为继
当真相开始麻木
我渐渐习惯了接受
就像习惯了酗酒，赌博，欺骗，谎言
习惯了悲凉，冷漠，别离，自欺欺人
习惯了崩盘，套牢，房贷，物价，回扣，转基因
习惯了拥挤，堵塞，车祸，邮件丢失
习惯了地震，海啸，洪涝，台风（那么多好听的名字）
习惯了雾霾，爆炸
哦，你看——
我能接受所有的生与死，荒谬与罪恶
我是有罪的——
我向上帝承认

（选自《诗歌月刊》2014年第3期）

锁能做的，仅是暗示（外一首）

姜春浩

由于钥匙，锁成为最易破解的
谜语
轻轻一扭，它的内心就方寸大乱
它甚至经不起钝器的
一次击打
尽管深沉的面孔，看上去
百毒不侵

而有了锁，门就有了归属
就会得到暗示
就会在坚硬的铁器面前
形成依赖
其实，任何事物都锁不住
时光里的诡异
为了自欺欺人
我们把锁当成唯一防线

《空城计》是最筋道的锁
城门洞开，吓退万千人马
无形的枷锁，往往困惑智慧
抵不住羽扇纶巾的轻摇
和谋局

锁的沉默，装饰了不堪一击的
城堡
它是保险
还是隐患
取决于觊觎者的动机

锁并非钥匙的绝配，在它被瓦解之前
我们看护内心的最佳手法
是在时光的城池里，渐渐地
被一些目光忽略
或者遗忘

（选自《中国诗人》2014年第4期）

剃须刀

一整天，我的胡须在沮丧中疯长
我翻遍所有记忆
甚至把昨天的细节
仔细捋了一遍
剃须刀，你的丢失
毫无线索

这是我唯一的情侣呀
每日两遍，抚摸亲吻我脸
在唇边满足温存的想象
适时制止荷尔蒙的外泄
让虚伪如此干净而简约

你我挽手走过的岁月
是我每天的温习，在城里多年
依然自觉没离开过土地
那种收割，让暗恋的女人
沉醉

有一种丢失，会导致习惯和节奏
的错乱
一如无疾而终的爱情
让我瞬间衰老
我开始考验我的专一，不间断地强迫
它突然出现的幻觉

（选自《中国诗人》2014年第5期）

车　票

祝相宽

这一年，我习惯了往返
习惯了一个人，奔走于
老家和北京之间

女儿问我，累吗
我说不累，我还年轻
就是麻烦火车了，多一个我
就多一百五十多斤的沉重

妻子要给我加一件毛衣
我说不冷，心里有个小火盆
一头有八十多岁硬朗的老娘
一头有四岁半灿烂的笑容

只有我坐在火车上的时候
手攥着一张薄薄的车票
眼望窗外，听飞驰的车轮
把时间一秒一秒地碾碎
丢在风中

（选自祝相宽博客2014年）

磨刀人的黄昏

姚　瑶

磨刀人端坐在小区门口
戴着草帽，夕阳正好悬在帽沿
磨刀了！磨刀人没有太多的语言
是这个黄昏，发出遥远而苍老的声音

嚯嚯的声音，从早到晚
磨刀人磨去刀口多余的铁
磨去生活的琐碎和记忆
磨刀人会把夕阳磨成月亮

锈迹，是黄昏唯一的见证
磨刀人捡起被时光偷走的记忆
用拇指小试刀锋，锋利
削着生活的核，磨刀人的拇指
数次游走在刀锋之上。那是一场持久的战争

只有淌出了血，才看见生活的底色
磨石上有说不完的故事
磨刀人就是我的父亲
比如，磨刀人磨碎黄昏
比如，磨刀人磨出锋利
比如，磨刀人磨出夜晚的黑

（选自《诗刊》2014年11月号下半月刊）

犁（外一首）

秦安江

牵着牛鼻子，一步一步脚步迈大。
犁，在土地的深处移动。
铁的噪音厚得跟土一样，穿过透明的土地，
引领一粒迷途的种子回家。

铁的快，犁透漫长的岁月，
使朴素的铁与真理结合，
土地变得深邃。

生活在缝隙中

生活在缝隙之间我是宁静的。
在打击来临之前，我要像
抓住稻草一样抓住每一点点空隙。
空隙是产生金子的山峦，是我身体发光的时辰。

我寻找每一次空隙，我把每一次空隙
高高举在我的头颅之上，我要让空隙经常
光顾我生命的大厅，我要让宁静
随时牵着我生活的小手。

（选自《诗刊》2014 年第四届中国诗歌节特刊）

张家界（外一首）

起　伦

总有人过分强调发现之功。他沾沾自喜
仿佛这无中生有的巨石和沟壑
是灵感偶得的诗句。其实世界
从不为意义而存在，或者说，世界本无意义
张家界，我于一个雨天前来探你
并执意等到天晴。当阳光劈开浓雾
我所看见的，乃更大的奥秘
我无言，那是沉默的真相

桃花源

虚构之权杖在每个人心里，非诗人独有
五十岁以后，我说，可再去桃花源
湘西北那块人造景观，二十年前
已去过。得出无关痛痒的诗句：桃花
是恋人粉红笑靥，黄叶是离人纷飞的泪
这与意义离题万里！今年深秋
我想再去，眼里必无游人。世事纷繁啊
那么多人面对权力始终保持立正姿势
我学着陶令语气给自己下道口令：稍息

（以上二首选自《诗刊》2014年10月号上半月刊）

旧书桌

袁　恬

这张旧书桌，来自远方的一棵大树。
它在一个不知名的山坳里，
度过了大半个世纪。
可以说，它的气息透露着多少
雨旱交替。也可以说，远去的
口号声在它纹路深处回响。
但是，那是我不曾去过的地方，
我甚至没有资格想象。
工业制作了它，时尚粉刷了它，
我们的书写让它有了姿态。
可我最终还是认了出来，
那喂养了它的灰质的泥土里，
有我曾祖父的曾祖父的骨骸。

（选自袁恬博客，2014 年）

合　影

娜　夜

不是你　是你身体里消失的少年在搂着我
是他白衬衫下那颗骄傲而干净的心
写在日记里的爱情
掉在图书馆阶梯上的书

在搂着我！是波罗的海弥漫的蔚蓝和波涛
被雨淋湿的落日　哥特式教堂
隐秘的钟声

和祈祷……是我日渐衰竭的想象力所能企及的
那些美好事物的神圣之光

当我叹息　甚至是你身体里拒绝来到这个世界的婴儿
他的哭声
——对生和死的双重蔑视
在搂着我

——这里　这叫做人世间的地方
孤独的人类
相互买卖
彼此忏悔

肉体的亲密并未使他们的精神相爱
这就是你写诗的理由？

一切艺术的源头……仿佛时间恢复了它的记忆
我看见我闭上的眼睛里
有一滴大海
在流淌

是它的波澜在搂着我
不是你！我拒绝的是这个时代
不是你和我

“无论我们谁先离开这个世界
对方都要写一首悼亡诗……”

听我说：我来到这个世界就是为了向自己道歉的！

（选自《诗刊》2014年4月号上半月刊）

风 中

娜仁琪琪格

所有的渠道都成为古琴　骤然倾泻奔涌
流水响起乐音　灰蒙蒙天空压下
只有我　长风浩荡　舒袖起舞

那独怆　我的歌吟在乐音中　在风中
唱给天地　唱给神灵　唱给永不枯竭的万物
寂灭　那些睡去的善　美　生命的尊严
低伏于势力权柄　那些泯灭的良知
他们正把白的说成黑

这渊薮　阴郁的陈腐　冒着青烟
直逼孤子　直逼一个弱小的女子　她沉下去的一颗心
回到沉稳　她的微笑　她的冷静
是上天赐予的傲骨

落木潇潇　一枚树叶落入我的掌心
一枚树叶　一只船　就在我的掌心
我说：结束的时候正是开始

（选自《诗潮》2014年第6期）

花有重开日

夏 雨

我的理解是：人有重逢时
你说，会像春天一样来看我
一别数载，花开多遍
你却一直没来
我只好从故乡起身
过竹楼，去木屋
风吹雨打

山路九曲十八弯
走一步退两步
越来越胆大包天
走到尽头，你才同意正式开始
但我并未见到你
你在苗寨深处，吹牧笛，唱情歌
替我积攒爱的勇气

可是燕子已经飞回来了
花朵已经按响了春天的门环
……

（选自《诗潮》2014年第8期）

穿过梦想

柴立政

穿过金黄的油菜花田　穿过
迷人的青纱帐　穿过
湖面圆满皎洁的月亮，穿过
林间的鸟鸣，山峦的影像

穿过激情的歌谣　穿过
河流的喧响　穿过
马群　驰骋辽阔的胸怀
穿过蚂蚁的呼吸，蝴蝶的翅膀

穿过车水马龙的大道　穿过
大道两侧的热火朝天　穿过
榆叶梅灿烂如火的记忆
穿过幸福的阳台，明净的长廊

穿过草原上空摇滚的音符　穿过
美人们的婀娜多姿　穿过
霓虹灯闪烁的光芒
穿过生机蓬勃的田野　穿过梦想

（选自《诗刊》2014年7月号上半月刊）

镜中的妹妹

爱　松

镜中的妹妹，你往何方？
荧光粉扑在阳光上成了火焰
披在你身上，为过去的泥土
送行，它是皮肤，你掩埋的绿色种子
不发芽的荧光，一闪一闪

你的小手，在一个男人手里变旧
镜中的妹妹，透明的另一个躯体
我捡起一块鹅卵石，扔进蓝色
漩涡多么潮湿，小手顺着发梢
滑进黑白，碰及我狭长的眼骨

这弯曲的湖面，把你放大
静止的少女在里面隐现
时光锻造的玻璃，压低了额头
这些都是虚拟的吗？我喊一声
你的名字，就在我心里答了一遍

没留下任何气味，另一个世界只距我
一步之遥，镜子被撑得快要碎裂
影子，一叠叠一叠，你看不见我把耳朵
贴在湖面，冰冷的鱼穿过长长走廊

鱼刺在你体内，镜中某一年

哦，镜子，时空唯一的墙
模糊，衰颓，它筑在词语破碎
之前，这个孩子，这两个孩子
和镜子一道哭泣，在黑夜
破碎以前，妹妹，你去了何方……

（选自《诗刊》2014年1月号上半月刊）

麻雀虽小

高旭旺

我小的时候，爷爷教我
用筛子和小米。经常与冬天
诱它，骗它，捉它
日子久了。一根绳
我成了麻雀的敌人
麻雀成了我的口碑

那时人是什么人？
炊烟从村子的房上升起
都看不懂。多么荒唐的事儿啊
一个小动物的自由
也紧紧地攥在人的手上

如今，村子拆了
我也长大成人。知道了
动物与人的关系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与人分享大自然的生态

村子拆了
树冠没有了
只有麻雀，一直守候在

被拆的最后一孔窑洞的窗棂上
再也听不到狗的叫声

（选自《作家》2014年第8期）

绿牡丹

高国镜

初开时碧绿如玉，晶莹欲滴
日晒后绿中透黄，光彩瑰丽

硕大的花朵，漫长的花期
名为牡丹却是菊

赏菊似见牡丹芍药的容姿
牡丹芍药为花王、花相
有花中二绝的美誉

独立寒秋
菊花家族中的珍品，无与伦比

（选自 2014 年 11 月 17 日《京郊日报》）

做编辑是一件幸福的事

高金光

一辈子都在相亲
挑挑拣拣　嫌丑爱美
过于苛刻的条件
有时　连自己都觉得不近人情

一天又一天
一摞摞稿件排着队等我会见
分明是一群一群人急着给我打招呼
我已经练就了一套特殊的本领
打眼一扫
她们的呼吸　心跳　肺活量
血液流速甚至体温
尽在掌握之中

我是一个最不自私的人
中意的绝不存留
还要略施修饰妆扮的小技
让她们大大方方漂漂亮亮走向台前
接受众人的赏鉴

很少有看走眼的时候

不信　你询问那个叫读者的人
他最有发言权

（选自《蒲公英》2014年第1期）

鸵　鸟

唐　力

我在动物园里看到它：高大，灰暗
它的脚下是细沙，一小块微型的
沙漠。它几步就可以跨越
这非洲最后的王者，它的疆域不过
几十平方米。它的翎羽凌乱
潮湿。因为此时有雨下来
它看起来更加暗淡。突然，它
张开了翅膀，叉开了
双腿。身体弓起，我们都以为
它将有惊人的举动。一时
驻足观看。却看见它拉下一堆大便
我们纷纷掩鼻而去

一个孤独的王者。它大步行走
拒绝飞翔。在有限的地域
在肮脏、低沉和寂寥中，放慢自己的步履

（选自《海燕》2014 年第 6 期）

山　中（外一首）

唐　诗

小树枝上挂着大滴大滴的露水
许多快要红的花，都想
触碰它们。我看见一个山里的男孩
站在树前，乌黑的头发
明亮的大眼，雪白的牙齿上
一些民谣在熠熠闪光
他放牧的牛犊，形似老虎，黄灿灿的
敌过了我任何一个孱弱的诗句
他摸出竹笛，坐上青石
一吹，出来的不但有溪水，还有白云
山对面的妹妹喊叫起来
吆喝声中，隐隐透出
一些刚听得清楚的气息。活力
幽深和松枝的花粉飘过
我立即被一只鸟看见，成为在花苞中
翻身坐起的人
仿佛神话，那个女孩已飞到
男孩面前，手舞野花，格格地笑
两只山楂鸟欢鸣
长尾一拂，整座大山冷艳地一惊

（选自《南方诗人》2014 年第 2 期）

收割稻子的时候

当第一株稻子被割倒的时候
土地惊讶地发现
伤害他的竟是往日最亲密的朋友
收割稻子的时候
与我最亲近的是镰刀
与我最疏远的是土地

望着每天低头与自己交谈的稻子
一株一株在怀中倒下
土地终是感到有一种钻心的疼痛
是呵　最痛苦的时候
莫过于看见自己的亲人
任人宰割而无能为力

我割到只剩最后一株稻谷时
天　下雨了
回过头看见被我伤害得
东倒西歪的
稻草 手拉着手 肩挨着肩
把我围在稻田的中间
我知道　割稻子的时候
我成了土地的仇人
一种情绪袭上我的心头

在迷濛的雨雾中
我握着镰刀与最后一株稻子
对峙

（选自《西部开发报》文艺副刊，2014 年 6 月）

一株莲（外一首）

唐　毅

田田的叶贴着水，静若处子
但我会努力撑出水面
我是前世长在你心里那棵
九百九十九朵——之后的那一朵

是的，我是你落满伤心的旧识
所以今生长成一株莲
在你居住的城市。但愿有一天
你打那儿经过，会认出我来

（选自《诗林》2014 年第 5 期）

这一刻如此静默

时间如此淡定，如此静默
如此清洁透明，凝固的苍茫、辽远与空旷
天地原来是可以不老的
而我也觉得自己这一刻未老

岁月如此坦然，如此静默
如此不着痕迹，有多少这样的时光被忽略

我看见一条无声的河流
无尽的山峦像极一叶叶小舟

（选自《绿风》2014年第6期）

地　下（外一首）

唐德亮

被埋在厚厚的黄土下面
并不等于死亡

像竹笋在地下
只需一场春雨
便纷纷拱出地面
举起绿色大旗

像蚯蚓，在默默进行
一场无休止的
崇高的松土事业

像一些伟大的生命
人死了，精神还幅射
不尽的热能
像一些恶魔
变身病菌　爬出泥土
侵蚀生命　危害人间……

爬上窗口的豆苗

豆苗爬上窗口　将春意送进眼帘

它是一厘一毫地攀上窗口的
它吐出友好的椭圆舌头
想说什么终没说出
它一动不动
我知道　它的力量在于沉默
而不在于语言
这鹅黄嫩绿至少有三天乃至三年的历史
它闯进春天，带走春天

豆苗好细腰。腰细而软
却能提升情绪牵引目光
它没有路　无处不是它的路
它走过的地方　没有脚
但像火苗，即使黑夜
我也闻到它那嗽嗽之声
在我体内绿着，缠绕着，舞动着

（选自《诗歌月刊》2014年7月下半月刊）

望 月

徐 刚

望月的美妙在于：
我看得见你，
却看不清你。

我向月而行，
你不动声色地，
和我保持着永恒的距离。

曾经有人到过月亮，
带回荒凉的环形山，陨石坑，
有谁以为月亮不再美丽？

人说："美在距离"，
那是一般化的话语，
怎能成为我的诗句？

美是一种影子，
用想象编织，
再赋予心灵浸泡的诗意。

还可想象：当望月时，
目光和月光的重叠，

因而有诗。

我是匆匆来去的过客，
为了夜行笔记，
有时也背月而去，

我甚至能感到，
月色正从我的后背嵌入，
嵌入一面镜子。

想起阳明子，
龙场悟道，东峰石穴
似曾望月：天地万物为一体。

面对永恒，
不敢再发狂语，
且让月光雕琢自己。

（选自《人民文学》2014年第10期）

从 此

徐小华

知道并没有进入必然的冬天。我的比喻
已经如此形象而具体，如同雪天里行走
前方茫茫一片，来路却是如此
短促，简单，几无痕迹

四十岁的门扉，虚掩着，我甚至
还没做好推或敲的准备
懊丧或者拒绝毫无意义，命运从来就像
腹中空空的学究，不会给你
预支的灵感和可以复原的推算

我依旧热爱日复一日的生活，但从此
放弃执着的撕咬，只关注生命本质的营养
我要停止量贩式歌唱，只在疼痛里
感受命运的脉动。我把大部分时间
用来为幻想消肿瘦身，剩下的
我会站在路口，即使自己迷途，也满怀热情
为别人指引行走的方向

（选自 2014 年 11 月 16 日《姑苏晚报》）

一个叫安娜的姑娘

徐必常

一个叫安娜的姑娘
一个十七岁的孩子
一个讲一口流利汉语的孔子学院的学生
你没有到来之前
我们在贝尔格莱德没有耳朵
更没有桥

你说你曾去过北京
用汉语赢得过往返贝尔格莱德的机票
你说你有一个心愿是再到北京去
在你到来之后
整个贝尔格莱德
都是北京

你肯定还有很多还没有说出的中国话
在贝尔格莱德，我连一句塞语也吐不出
但我满脑子都是贝尔格莱德
是她的诗意，她对世界的友好
清晨我们看见一张张迎接我们开花的脸
到了傍晚就变成了果实

能不能让我叫你一声孩子

能不能再给我们讲讲塞尔维亚的故事
能不能听我婆婆妈妈地说起中国
能不能让我在你肩头放上一份寄托
世界很大呵，大到千万里山水相隔
世界也很小，小到只剩下挨着的心

（选自《诗刊》2014 年 4 月号上半月刊）

当一切都成为往事

徐丽萍

当一切都成为往事　当蒲公英离开了风
当时光的马车　搬运走所有的时光
当爱情的花　梦游般远走他乡
该留下的都没有留下　该散尽的也没有散尽

和我一路走来的青草　呼啸着春天
那些尘土落下去　迷雾又扭动着腰肢
朝圣的路上　额头亲吻着大地
虔诚的力量挨着春天
有你没你的记忆　连成一片
煽动着整个草原的清香
那些被我放飞的四季　又回到我的眼前
马鞍回到马背上　草原回到它的辽阔
那些活灵活现的事物　安静下来
像一片死去的树叶
该回来的永远不再回来
该离去的仍没有离去

当一切都成为往事　当我们立地成佛
当爱是菩提　菩提开花
当你我仅用眼神　就能穿越爱的微妙
当一切都成为往事　当思念如风

（选自《西南军事文学》2014年第3期）

天　涯

徐柏坚

风吹在秋天的房子里
月亮在深蓝的大海上发出亮光
海鸟在水面上游荡飞翔
同样的日子，我在追逐你的背影
黄昏的大海在五指下平息
成群的海鸥从天空滑落陆地
有时是一片白帆
高高在上的是星辰
我是一条沉默的船
孤独的
有时在悲伤的清晨醒来
连我的梦也是湿的
当我痛苦时，你温柔地包容我
海水在舞蹈，波涛远远地在歌唱
这是天涯，或是海角
亲爱的，我已离不开你

（选自 2014 年 6 月 27 日《天津日报》）

高原，那盛开的格桑花（节选）

郭海峰

1

高原，那盛开的格桑花
如闪电，如枪刺
洞穿高原坚硬的石头，坚硬的雪
芳香四溢，灿烂若星
伴我嘹亮的号角，声声的马蹄
远走天涯
把疼痛隐藏在大山的深处

2

在雪的深处，岩的内心
我听见格桑花盛开的声音
如酥油灯摇曳的光影
舞动天涯，拔节而歌
抵达三月的春阳，四月的芬芳
以及我远方的家

3

点一盏酥油灯

举一杯青稞酒

把内心的飘摆和退却

坚挺成红柳傲风的耸立

把尘世的浮躁和纷扰

沉淀成雪莲纯净的芳香

12

目光掠过准心

我看到的阵地上

曾经的硝烟与今天的坚守

在时光的河床

相遇

没有豪壮激越的誓言

只有生死相对的执手

沉寂的风

悄悄流过炮口的余热

19

无限接近蓝天的土地

草木葳蕤，山峦叠障

羊群融进碧蓝，如白云

缀满高原广袤的画布

随着巡逻的马队

胸中升起的枪刺

准心直指信仰的十环

40

高原，花开的五月
绿色的记忆
还漂浮在时光的河床
惟有，一朵格桑花的绽放
在空旷的寒风里
面对白雪，用净美、纯粹
建立高原的哲学

（选自《解放军文艺》2014年第8期）

那台缝纫机

浩 舸

母亲上了年纪
它也随之离职休息
像两个相顾无言的战友
身上满是岁月的斑驳印记

无论看见或想起它
我的眼睛便一点点潮润
而母亲不知疲倦的身影
就闪烁和晃动在我的泪光里

母亲手握剪刀
剪裁着日月、四季
缝补着酸甜苦辣的日子
每个针脚都是实实在在的话语

一个女人，由青丝变白发
一台机器，从歌唱到不语
行进中我们不时停顿、回首
回忆之后，还要迈开坚实沉稳的步履

（选自2014年9月9日《人民日报》，收入本书时作者略有改动）

水一直在时光里醒着

桑　子

如果有云　我可以遇见圆寂了的高僧
听他不断诵经
看落叶如何飘到他的衣钵里

如果风刚好经过
会传来三亩地蚁穴的回响
咬断的苇杆砸中了田鼠的脚趾

要是下雨了　我的私心
一定藏进三尺深的水里
我必须抛弃概念　让雨成为大水
我必须抛弃自己　让时间空洞
万物凋敝

这些年　我一门心思活着
可盗湖的人让恨我爱我的人都找不到我

水是有光芒的
而光芒是不能掐灭的
我醒着就容易反动　我一直醒着

（选自《星星诗刊》2014年第2期）

幻　象

桑　克

我情愿要这幻象，
在笔记本里写下相关的草稿。
精密的设计
掩盖在花盆的泥土之中。

为了爱
或者更多的愉悦。
周末群山之中的清晨
空气冰凉如甜酒。

有几个字是写不出的。
借助燃烧的磷粉
新的刚刚灌饱墨水的钢笔。
坏了一支再换一支。

直到能够听见
小溪从清脆的鸟鸣之中显示
自己的旋律。
个人的或者私人的旋律。

衷爱这美声
远胜过这山中的小屋

脆弱仿佛灰烬的草菇
从黄昏之中显示

追求的幻象
使笔记本从书桌上缓缓站起
并且向四周蔓延……
哦，新世界。

（选自《汉诗》2014年5月号）

惊蛰

曹旭

还是那阵
轰隆隆的
突如其来的雷声吗?

被雷鸣闪电吓怕的你
将信将疑地
伸出头

怀疑惊蛰的召唤
又是一次
引蛇出洞的阳谋

梦还很遥远
壳尚未脱去
家仍在背上

整个冬天
你都选择了
孤独的睡眠

四周仍是冷雨
乍暖还寒中

你等待时机

总有一天
你会化为彩蝶
忘记丑陋的前缘

你要自由地飞
纵然死在花里
也不枉为一生

（选自《诗刊》2014年7月号上半月刊）

你静静地躺在大地深处

曹立光

不是一只
是一群鸟盛开在枝头
他们彼此打量，互诉变化
情到浓时会用翅膀抚摸对方
此时炊烟镶着金边
羞涩的朝霞被风吹着刘海儿
柴禾垛旁低头反刍的黄牛背上
落着几朵白的霜花
你静静地躺在大地深处
仍像往常一样，眼睛凝视远方
耳朵仔细辨识亲人的脚步

（选自《绿风诗刊》2014 年第 5 期）

去大连看望一个朋友

敕勒川

很久了，我想去大连看望一个朋友
她有大海一样的蓝，槐花一般的
缤纷，月季花似的
馨香

也没什么事，真的，没有什么事，就是
想去看看她，我想和她
一起在海边走走，听听涛声，看看浪花
天黑了，就和天一起黑下去，默默地
望着远处的灯塔——

大海是另一种夜……谁的心
在大海之上，那么宁静
那么亮

而她在暗夜里比一座城还要辽阔，和持久，仿佛
是一个人和一座大海，永远不能说出的
一个梦想

（选自《诗选刊》2014年第1期）

献　礼

龚后雨

现在，窗外的阳光那么真实
它离我还有一段距离
但我已经能感受到它的温热
我在淮南，一座煤城
望峰岗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我的老母亲，躺在三号病床上
安静地睡眠

吊瓶中那些淡黄色的液体
一滴一滴注入母亲的体内
我就坐在母亲身边，注视着母亲
枯槁的白发，插着针管的右手
灰暗的脸

我想靠得更近一些
握住母亲的左手
又怕把母亲惊醒

母亲依然在安静地睡着
她无需担心滴液的快慢
无需担心滴完后谁来换瓶
她知道，她最疼爱的老儿子

她家的小三子
就守候在自己的身边

我却心潮起伏，今天，十月一号
祖国，您的生日
我，一个50岁的男人
拼搏，奋斗，挣扎，前进
即使一事无成
也始终怀揣一颗向上的红心
这么多年，我没有做出什么业绩
可以献给您，祖国
今天，是我过的最有意义的国庆节了
我陪着我82岁的老母亲
在简陋的小医院里打滴流
给了她最安心的睡眠，睡在您博大的胸襟

祖国，您会懂得一个儿子
他小小的幸福，含在眼中的泪水，心中的疼痛和忧伤
那么，请不要嫌弃
今天，在您的生日，我就把这些朴素的爱
献给您

（选自龚后雨博客“第一人称的河流”2014年）

三希堂：法帖《伯远帖》意蕴

龚学敏

一只鹰，被自己的的影子击中。雪，藏在另一片雪的背后。

习字的人，没有用书法的法，罩住最后一个写出的
字。如同临江的梅
把名字给了江中水身姿一样的鱼。

习字的人闭上眼睛，远处就是一些黛色丰满的山
和折断的翅膀的目光，还有停在空中的
字。

（选自《诗刊》2014年第四届中国诗歌节特刊）

与月光交谈

雪丰谷

起于何时，记不得了
我已习惯了一个人静静地
与月光交谈

河床娓娓，清风叨叨
水就是这样漫过暮色的堤坝
带着我，一股脑地冲出
豁口，让一个平日里的结巴
流畅起来，滔滔不绝

此时，月亮竖着耳朵
将一头秀发高高绾于脑后
她始终保持着不插话的品质
文静得就像一位恋人
这让我的情绪越发饱满
十万露珠，尽吐衷肠

文静的月光，听着听着
微笑起来，心境豁然开朗
瞧，她凤凰似地飞升到高处
抛出了比绣球还有意味的流星

多么高明的引玉方式哟
真正推心置腹的交谈
不是掏声，而是掏魂

（选自2014年8月14日《文学报》）

敬　礼（外一首）

商　震

在红其拉甫边检站前哨班
我主动向战士学习敬礼
敬军礼

我不能不学习敬礼
我不能不向战士们敬礼

这里的口头禅是
“白天兵看兵
晚上兵看星”
阴天下雪时
战士们看什么

父母的照片不能看
女朋友的照片不能看
孩子的照片更不能看
前哨班的战士
不能有太多的思念
不能让祖国的边境线变软

坚守就是习惯让个人感情平淡
忠诚就是忽略寂寥与艰难

我问一个战士：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战士平静地说：
想一年和父母见一面
和老婆孩子见一面
可是，我现在必须瞪大眼睛
保证国门的安全
国门安全了
部队会安排我回家的时间

面对这样的战士
所有的语言都是伪抒情
我只能敬礼
用不标准的手势
和突然沉默的心

界碑

我往高处走
高过云层
高过雪峰
到达海拔 5100 米
我以为到了顶点
一抬头看到挺拔的边检战士
和战士头顶庄严的国门

战士与 7 号界碑
并肩站着
都是肃穆的石头

他们头上紧挨着天
脚下是雪
是绵延无际的洁白

雪山像无数白马静卧
时间在这里走得很慢

我四处张望
渴望见到一只飞鸟
或另一种生命体
而这里只有零下20°的风雪

一个战士是一块界碑
一班战士是一段坚实的国境线
一个红其拉甫边检站
就是帕米尔高原上的长城

我站在国门下
与战士并肩
也想忘记寒冷
忘记家人的惦念与温暖
做几分钟威武的界碑

（以上二首选自《诗刊》2014年8月号上半月刊）

草木之苦

绿袖子

经过墓园得必须踩着一些不为人知的
草上之物。那些个马钱子，藜芦，半夏，天南星
黄药子，苦杏仁、桃仁，番木鳖
曼陀罗，钩吻，断肠花，乌头
那些个番木，荼蘼花。它们一直在泥土的浅表层
要说，也是上等风水——

要说，也是最要命的风水。我含过其中的葵叶
和它有毒的成分，我视它们为这个夏季唯一的礼物
虽然，离墓园不远，离接骨木也不远。可是
我总是伤心的看它们“笑着，哭着，流着泪”
却又忍不住将它们与世俗的毒性等同
毕竟，我成不了“无垢无净”
“不悲不喜”之人……

（选自《新诗会》2014年秋卷）

北方的芦苇

彭惊宇

北方的芦苇，像是一群群北方的孩子
皮皮实实的，野天野地中翻滚着，疯长着

北方的芦苇，沿着浑黄的河流伸向远方
逆风中青芦瑟瑟，红袄尕妹子目送走西口的情郎

北方的芦苇，是一把把填进灶炕里的茅草柴火
谁家年迈的母亲一头白发，弯腰背着沉重的捆束

北方的芦苇，是边关烽火烟墩旁月光的摇曳
是戴斗笠的古侠客，掩骑一匹闪电似的奔马

北方的芦苇，是湖滩沼泽一片连接一片的青纱帐
纵横浩荡的绿，仿佛一望无际的玉米和高粱的原野

北方的芦苇，生长在边疆戈壁荒原的盐碱滩上
父辈们唱起嘹亮的歌：苇子墙，苇子床，苇子盖成大营房

北方的芦苇，是梦飞寥廓的秋云、灰雁和野鸭们的背景
白茫茫的芦花呵，白茫茫地呈现大地的沉思、旷美与沧桑

在德令哈怀念海子

多么荒远的路。我来到德令哈
这座青藏高原上梦寐以久的城

夏夜星空里，我找寻那位瘦哥哥
他忧郁的目光早已化作阑珊夜色
今夜，在德令哈，谁拥有无边的孤独
时光改变了容颜，姐姐何其苍老
何其苍老的姐姐，是否愧对于这枝红玫瑰

错爱一生，终成绝唱。我的瘦哥哥
这果真就是你，雨打空城的一颗泪滴
这果真就是你，无限伤情后的旷世凄美

今夜，在德令哈，我举起空空的酒杯
今夜，在德令哈，我只听刀郎那首苍凉之曲

而此刻，远离这世界屋脊，夜幕江南
正有一低矮的乡村坟茔埋葬着我的瘦哥哥
他破碎的身心，曾完结于那个理想主义时代

我的瘦哥哥，请抹去你的泪水和伤悲
请你黎明即起，以日为轮，以梦为马
挟着千年稻田的气息，来到这青藏高原上
看那峰岭逶迤，垒似白银闪亮的天堂
周天子的八骏徜徉、踢踏，尾鬃轻扬
婆娑起舞的雪域少女，将用圣水净洗你的面庞

今夜，在德令哈，星光邈远，寂静、闪烁
我的瘦哥哥，会在喜马拉雅雪莲的梵唱中复活

（选自《文学界》2014年第9期）

赛里木湖（外一首）

蒋本正

蒙古长调唱完了
祝福的酒歌唱完了
你把白云缝制的哈达
披在他的肩头
跪着捧起一碗送行的酒

他是王子
他是英雄
他骑马走了
只留下一句话
这酒等回来再喝

千万年过去了
酒被风干了
泪却一直在流

（选自《伊犁河》2014 年第 6 期）

与母亲通电话

再熟的人之间聊天
也只能是寒暄

亲人的话语
才叫温暖

那天，我在边城伊宁
与一辈子生活在大别山
腹地一个小山村里的母亲
通电话
一根细细的线
系着两头的牵挂
中间那么多的名山大川
荒漠戈壁
草原绿洲
再加上这早春的绵绵细雨
也无法填满
心中的思念

（选自《绿风》诗刊 2014 年第 6 期）

想　象（外一首）

雁　飞

想象着水，这就是水
鱼，这就是鱼，鳍，这就是鳍
游弋，这就是游弋
江湖与海在我们头上
我们需要低下头来
才能看到鸟、翅膀和飞翔

一切都被颠倒了
我们身在其中
背离天空，头顶虚无
我们对水已经麻木不仁
我们只是一群可怜的行尸走肉
成天碌碌无为

（选自《创作评谭》2014年第5期）

饮茶者说

静，是一杯清水
泡茶的同时，不妨将自己
也泡进静里

那是一个不一样的时刻
你超越了自我
更高更远
你释放了自我
春色满园

将自己泡在静里的人
会如同一杯泡开的热茶
春风拂面、清香四溢

（选自《教师博览》2014年第4期）

我拙于生活的智慧……

晴朗李寒

我拙于生活的智慧，
头脑鲁钝，
不能钻入汹涌向前、高歌猛进的人群。
这些年，我一直在后退，
后退，
直到退出人们的视线，退到
人们寻找不到的地方。

我逃出了牢笼，
拒绝了人们投放的食物。
我来到了阒寂无人的旷野。
四季的风吹来，又吹去，
野草山花，在阳光中摇曳，在星光下低语。

这才是我的世界。
我爱——
这清寒而干净的自由！

（选自《扬子江诗刊》2014年第3期）

最小的果园

程　静

日常功课大致如此：
清晨打扫 午后小睡
观察门前两棵树
栅栏围起来的小果园

我已掌握一些撤退的本领
学习树叶掩盖的蝉
先将身体缩小 然后蜕去
亲切而束缚的壳 倏然飞走

语言什么时候已变得多余？
但仍要保留一些
用来问候挂念的人：
还好吗？

唉，越来越喜欢狭隘的生活
如这最小的果园
树上季风、鸟鸣、昆虫之生死
足够使余下的光阴
很好地虚度

（选自《诗歌月刊》2014年第2期下半月刊）

与君书

曾丽萍

此时　不说苍茫与辽阔
不说千山万水的遥远
不说惊鸿般的相逢
也不说湿漉漉的离别

我想说　我看见一只飞鸟
给天空留下的隐隐伤痕
我看见一颗香樟树
孤独地遥望着北方

是的　不说身边秋草枯黄芦苇浩荡
不说那天空苍蓝白云朵朵
这个午后　我想做的是——
把那瓢热热的湘江水
一饮而尽

（选自《绿洲》2014年第5期）

安多轶事

曾　瀑

在安多草原，才知道什么是雪山净土
像经卷上等待超度的灵魂，静静地坐在玛尼堆旁
会感觉到，那些从地球背面远道而来的人
将一张旧报纸垫在身下，是多么滑稽可笑
本来就是垃圾，置身其中者何以洁身自好
最新的消息说，人类越来越臃肿，肥胖的屁股
已经压不住不断膨胀的欲望和贪婪
坐在一座火山上，怎么会没有一点预感
稍一松动，喧嚣的世界，就会漂过扁平的海洋
从分开的大胯下钻出来，翩翩起舞
只有那些怀揣莲花的人，此时会睁大警惕的眼睛
一张四处乱窜的的报纸，可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垃圾
兴风作浪，试图把折叠的版面全部打开
将满载的谎言、丑闻、内乱和战争统统抖落出来
硝烟味十足的文字，随时都会在草原上制造一场火灾
为了这一片宁静，必须及时清除这张不洁的报纸
半裸的乳房。三尺长的大舌头。版面后的脏手脚
抓住，并粉碎，放到该放的地方
下海的河流。远游的白云。幸福的前世
迟早都会从转经筒上归来。要让来自地球
每一个角落的游客都知道，这是神圣的天堂
严禁乱扔垃圾

（选自《诗歌周刊》2014年第119期）

云朵上的歌谣（外一首）

鲁　娟

从未见过她们
神借她们的嗓子
发出自己的声音

那些曲子无处不在
如碎银散落在民间
伴随一生

在一万米的高空
幼时聆听的歌谣
忽然抓住耳朵

关于松散的发辫
草木的芬芳
瓦片上蹦跳的雨……
所爱喜爱过
又慢慢消逝的事物
重又奔向心底

（选自《星星诗刊》2014年第12期）

手　艺

多年来，我勤学苦练
想要阻止
工具磨损铁
花朵磨损蜜蜂
棉布磨损纺织
婚姻磨损爱情
想要阻止机器般的工作
磨损潮水的心
丝绸的心
哦，是什么在背后
一直紧紧拽住
然而一切并非徒劳
日复一日，我手艺渐长
生长出一颗更加柔软
永不妥协的心

（选自《诗歌EMS周刊》2014年7月第3期）

听琵琶独奏《十面埋伏》

谢克强

轻轻　指尖轻轻一拨
一阵紧似一阵的琵琶声
犹如十万刀枪碰响
由远而近

夜　匆匆而来
亦如匆匆而来的十万伏兵
响弓与飞箭
正从弹拨的弦上飞出
奏一天楚歌

兵困垓下
营帐里灯火怆惶地摇晃
不远处　骓自长嘶
那八千骁勇的子弟兵呢
楚霸王苍凉的目光
逼近虞姬

这时　乐曲骤然沉缓
仿佛那拔山盖世的双臂
沉缓而悲哀
举起一柄雪亮的剑

剑落处

血泪潸然浇开了一朵

虞美人花

马蹄声咽

一场琵琶演奏的楚汉之争

在指下嘎然而止

而乐曲依然萦绕我心头

不知该如何从十面埋伏里突围

（选自《中国诗人》2014年第4期）

一张嘴在我身上长成最大伤口

谢湘南

恐惧与生俱来
小时候我就怕痛
见不得皮肤上有血
在父亲面前
总是退缩
退成阴柔

我常在水中游泳
像一条水蛭
亮出伤口
被太阳照得墨绿
饿急了
我也吸太阳的血

（选自《作品》2014年11月号）

和朋友在大青山里

温　古

席地而坐，我们选择野山的神态交谈
围在一起，选择轻风挥动白云的方式交谈

将深刻的问题，以闪电的醒目
划破思想的浓云，以细雨的方式
默默地感化草木

抓住一个缺点，像陷阱一样
捕获一只森林里突然跃出的野兽

解除顾虑，像从山顶滚落的一块石头
带着草叶和尘土，一直落到深深的沟底

憋足了的心事，像山泉一样
朗朗地讲出来

（选自《阳光》2014年第2期）

送别亲人

渭　水

朋友给我讲了一件难忘的往事

他父亲生命垂危弥留之际
他正在晚会直播现场
等待为一曲《生命交响》四重唱作指挥

家人电话频频催促他心急如焚无法脱身
晚会结束他赶到医院
病床上只留下雪白的床单
父亲已经被送进阴森森的太平间

从未有过的悲痛使他撑不起腰杆
自责悔恨使他精神几近崩溃
后来　儿子轻声对他说：
爷爷生前最喜爱音乐
他临终前其实很幸福
因为有你和那么多歌唱者
用一曲《生命交响》为他送行
将他送往美丽的天堂
多么隆重多么悲壮多么难忘
我们应该感到欣慰

朋友感慨道：没想到是儿子
将他从阴影中拉回现实
其实送别亲人的方式很多
心诚则灵

（选自《延河》2014年第9期）

空白处

窗　户

空白处，就该继续让它空白下去。
雨在南方下着。
海边吹过来的风，还会被另一些人，
当作誓言和梦想。
生锈的柴刀，
在破败的院子里继续生锈。
月亮永远独自高悬。
偶尔跑到街上的疯子，
很快会被他们带回疯人院去。
一切如此合理、正常。
近乎于完美。

（选自《诗刊》2014年9月号下半月刊）

红其拉甫

蓝　野

我们居住的城市
比海平面高不出多少
从那里来到这里，我们不时惊呼：
我们已到了天边！
这就是帕米尔
和帕米尔怀抱着的红其拉甫

晴天，太阳就在头顶舞蹈
蓝天蓝得无边无际
阴天，大雪随风漫卷
白色的精灵登上这高高的舞台
不能再高了！连雪花都找不准飘落的方向
这就是幻美的红其拉甫

月夜，银色的月光倾泻下来
高原上的边检战士
怀抱钢枪，胸中回荡着和平的小夜曲

（选自《诗刊》2014年8月号上半月刊）

许多事物从身边经过

蓝　紫

照彻窗前的月亮，还是创世之初的
那一轮。路过台阶的蟋蟀
还是多年前梦中走失的那一只
远处的流水和石头
在相互亲吻中完成一生

湖泊端着四平八稳的镜子
优美的水鸟凌空飞起，蝴蝶收起透明的翅膀
身后的废墟，正在形成
一个欣欣向荣的城市

许多事物从身边经过，从春到秋
花开花败，叶绿叶落
而我总是偏爱那些逐渐老去的事物
或许只是为了从时间那里得到更多

（选自《中国作家》2014年第9期）

二月十八日小雪

蓝　喉

早晨。在伞下，我谛听白鹤的呼啸，
借墙角蜡梅空闲的听力，细辨它们找回的世界。
这几年，我对“白雪”一词的理解逐年不同：
在晦涩难懂的中年语境才能找到白雪真实的意义。
年少时可以挥霍一场接一场的大风雪，
让眼底肆意闯进山河潦草的曲线，迎来夜奔的豹子头林冲，
独钓的柳宗元，啖粥的麻雀。
午后，棕榈叶和青菜收集的少许白雪，犹如薄刃。
世间的雪越来越少，未雪之雪远在辽阔的中年之外。

（选自《诗刊》2014年10月号下半月刊）

童　年

蓝星儿

雨过天晴。我看见
飘向远处的蓝丝绸

世间的光，涂抹着这一切
像一场梦！我们跳皮筋，藏猫猫
满世界疯跑。信仰，使命
是供养的佛，它们慈眉善目
灵魂如金，贯穿始终
我们自在，喜悦，像风在旷野
吹奏，整个童年我们都在
奔跑着，无忧无虑

直到某一天，跑旧的身子
满是灰尘，我们不再清澈
不再耳聪目明，天空暗下来
像这个世界，越来越虚弱的身子
此刻，退后的人世，在我们的头顶上
聚集成一朵飘荡的乌云

（选自《文学月刊》2014年6月刊）

在英语培训中心（外一首）

楚　石

春天里的花园
落满嘤嘤嗡嗡的蜜蜂
像有无数个小飞机
在起降
鼎沸之声
让整座园子都要
飞起来

这满屋子飞翔的声音
如无数的翅翼，在
空气中振动
在明晃晃的白炽灯里
挥汗如雨
一次六十分钟的探险
我们从一个未知爬向
另一个未知

台上，年轻漂亮的女教师
鼓起她火红的头发
在讲解词
异域的声音和文字
晃动着

一个个小小的探照灯
在嘈杂的空间里扫来扫去
那些跳动着的词
如火焰，如朝霞
烘烤着我们嘶哑干裂的喉咙
此时，心头的那片漆黑
是否被照亮？
她说，世界在变，词根
亦在变，一个词会演变成另一个词
比如“过去”是“did”
“现在”是“do”
“将来”则是“will do”

窗外，桃花满天，阴阳转换
而我已不知“现在”在哪
满心想的则是那对岸
明亮的故乡

秋天的小径

下午的时光宁静幽长
像这条秋天的小径

一阵风儿吹起，不知来处
它掀起地上五颜六色的落叶
发出泉水流淌般的声响
而阳光柔和如水
不急不躁地充满了
这寂寞的小道

如此良辰美景，如此
美丽的小径
竟无一人踏足
也许人们都去喝下午茶了
也许人们正在赶往某个市场
当然，也完全可能仅仅因为
它是一条小径

三点钟，是学校放学的时刻
小径里突然涌入了
一大群背着书包的孩子
他们叽叽喳喳，欢呼雀跃
这秋天的小径，天堂般的回廊
一下子流淌着
黄金般喜悦的光

（选自诗集《象形》2014，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6月）

自画像（外一首）

槐　树

我用白色的颜料
在白纸上画
我的自画像
我把白色的颜料涂在白纸上
我的头发是白的
我的脸是白的
我的整个身体是白的
我的朋友你们看
连我的表情也是白的
其实我是想告诉你们
我的内心是白白的
我想如果我在纸上禁不住流泪
那么我的眼泪
应该也是白色的

在一辆黄色的车子后面

我跟在一辆红色的车子后面
后来我把红色的车子超过了
我接着跟在一辆黑色的车子后面
后来我把黑色的车子超过了
我接着跟在一辆白色的车子后面

你知道了

后来我又把白色的车子超过了

我接着跟在一辆黄色的车子后面

你也知道了

后来我又把黄色的车子超过了

但是你错了

我在那辆黄色的车子后面

我把车子放慢下来

因为我想如果我把它们都超过了

我就不知道我在哪里了

（选自《汉诗》2014年第3期）

湾丘五七干校（外一首）

路　也

那棵绿了二百年的黄葛树
请你告诉我：五七干校是一种什么学校？

课程是放猪、搬石头、担粪、砍柴、插秧打谷、收甘蔗
笔杆子变锄头
琴弦成扁担

面对正在开花的亲爱的木棉
不准抒情，只可检讨和揭发
谁在这个国家能过好日子？

绿瓦灰墙、木楼梯、五星天窗、粮仓、会台
民国建筑的校部，在口号、忠字舞和悔过书里沉浮
头顶上的那枚太阳不是全人类的
是中国人自己的

四川的某某群岛，或者动物庄园
主义被从书本里活活搬到大地上
苦和难，已成为最大污染
按照新颁十诫，乐园必建在废墟上
人们手挽手，围成一圈

坪坝搂着满满一季的繁花
安宁河流走了岁月
龙肘山在末世依然屹立
火车在成昆线的桥梁和隧道赶路，来到二十一世纪

保存这里，不是为了记住苦难
而是为了想明白
怎样才能配得上我们所受的苦难

（选自《星星》诗刊 2014 年第 6 期）

嘉峪关

这个民族这样骄傲
敢在地球上建一道万里长的灰砖墙壁
把国家当作一个四合院
给大地和天空断章取义
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就是
试图用一道砖墙隔离并抵挡邻居
再用一座孤城当门，把政权和尊严锁在里面
锁住落日，锁住白云
锁住汉语以及汉语的回声
长城相当于东方巴别塔
它不向上通天，却横躺并贯通大地
嘉峪关在这堵墙壁最西头，有十五公里锁孔
怀着茫茫情怀，在大漠中永生
关隘之内，骆驼草和红柳也有青春甚至爱情
出关往西，则是羌笛胡笳之怨
最终，砖墙未能挡住一次次入关
诗人有机可乘，翻墙或骑墙，造出诗词

文学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

当年筑关完工，剩余的那一块砖头

左右为难

已成为寓言

政治永远正确，朝代被黄沙覆盖

河西走廊一直吹着穿堂风

祁连山上的雪千年未醒

紧紧相邻的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向浩渺太空燃放烟花

把嘉峪关从长梦大梦中惊醒

（选自《鸭绿江》2014年第1期）

所谓爱，无非是远离

路　亚

我还是喜欢
起风的夜晚。闹出很多动静，叫人魂不守舍
像在冬天赶来看我的爱人
如闪电，划过井沿的光，一口枯井便蓄满了水
像我夜夜续做的梦。梦里隔世的风，吹来你绵绵的气息
我悄悄倾听，怀想
爱上之前的记忆，之后的孤独

（选自《诗歌月刊》2014年第8期）

迷　路

简

回家的路，溅落夕阳
我刻意避开熟悉的方向
转过拐角，试图
穿过一个新的地方

地平线上，余辉终于沉寂
夜色，一路追着我
毫无悬念地，我迷失了方向
那又怎样呢？何必畏惧

有时候，迷路可以让你更熟悉别的路
有时候，恐惧能让你更冷静地拨开迷茫
然后，你看见——
世界，忽然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模样

（《西乡塘诗刊》创刊号，2014 年 11 月）

冬天到来的时候

蔡天新

冬天到来的时候
会有一场暴风雪
在宝石山上空聚集
雪花会飘落我的阳台
会覆盖毕毕的爪印

冬天到来的时候
在小兴安岭的某个村庄
会有少年爬上一列货车
去到很远很远的城市
寻找医生救治他的父亲

冬天到来的时候
墨西哥城郊外的那些山头
会承受更多的人口和家庭
会有更多鲜艳的房屋
游人和警察不敢轻易踏入

冬天到来的时候
利马城依然无雨
人们依然会到海滨吃海鲜

喝甜甜的紫玉米汁
依然会有红花开满悬崖

（选自诗集《美好的午餐》，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

比忧伤更忧伤

——致班得瑞

潇 潇

莱茵河流过傍晚的我
皮肤上跳跃的震颤越来越快
那个卡在精神裂缝中的我
急刹车，崩落，拒绝的耳朵
音乐，是一种帝王的折磨
比忧伤更忧伤
我撤掉了返回的梯子

我把头歪在冬天的暖气上
过去的岁月有一股斜光
威压在心底
而忧伤——这个管不住的孩子
攥紧灵魂的拇指不肯松手

我给你的诗歌——
被涂改，在磨难的纸上
谎言的橡皮蹲在那里
语言的尘埃
用商的重量坠落
冲着镀金的伤痕微笑

（选自《西部》2014年第8期）

孔　府

熊　烨

一棵棵树
像一个个弟子
站了很久
有的树心已经空了
再也听不进一部《论语》
有的累了
歪着身子想睡

一个个游人，像
一棵棵没有枝叶的树
在导游的文字里找不着方向

几个年轻人
穿着印有《诗经》的T恤衫
正面对圣人，背靠大树
在闪光灯中，与虚无合影

（选自《都梁风》2014年第2期）

海上读诗

黎 衡

他们坐上一块海水中的礁石，
伴着潮声的加速度，读巴列霍。

读他在阴天对四肢围成的
牢狱的诅咒，读他发现人类的
秘密像演奏狂喜的音乐。

他们的双脚在海水金色的
磷光里弯曲，被藻类驱赶。

旁边，一对银发夫妇一前一后，
站在沙滩上，隔着两米距离
平静地观看大海，仿佛大海很远。

他们也后退到沙滩，读另一首诗，
潮声越来越大。刚刚站立的
那块礁石，周围的海水一寸寸涨高。
天色晚了，海浪盖过了石头和人声。

（选自《诗刊》2014年9月号下半月刊）

测　谎（外一首）

潘永翔

我用一生的诚信
买来一台测谎仪
然后打开
一扇又一扇窗
让时间飞进来
让事实飞进来

请用你所有的经验
所有的时间
对准我的每一个脚印
来测定我的人格

雪花开了又谢
天空阴了又晴
请用准确的测谎结果
告诉世人
雪是白的
血是红的

然后
还我一个清白的人生

深陷此生

暮色四起
黄昏碎在掌心
聚聚散散中
人生成了一片废墟

黎明离我很远
黑夜正浓
我深深陷在黑夜里
此身　此心

那些远离黑暗的人
我羡慕你们
你们躲得远远地
看着黑暗发笑

目光无法刺穿黑夜
马蹄渐行渐远
而我
只能在黑暗中越陷越深

（选自《清明》2014年第6期）

午后的蓝山

潘红莉

对于午后的打动是懵懂的　金属的质地
杯子从不晃动　光线柔和洒在波纹中
牙买加　午后的时光并没有衔接狂热
蓝色的山　雾霭缭绕刚刚显示光芒

在这个幽静的下午彩虹躲在暗处
一些声音收拢　蓝山漫步主角
河水绕过羁绊从有咖啡味道的桌面流过
从午后的万千画面　流过

留在午后的那个座位杂草丛生
午后的光线游移或在某一时刻停止不动

（选自《诗刊》2014年9月号上半月刊）

一丘之貉：三只（外一首）

髯　子

一丘之貉，三只
如三个隐居这里的高人，看见我时
它们并不惊慌，跑开
居然没有突然性，没有
拐弯抹角的曲折感

它们的穴，深不见底
我判断已穿透死亡，抵达灵魂的深度
它们肯定得到了亡者的脏腑和头脑
肯定吸取了亡者的计谋
肯定掘到了亡者做人的思想和教训
肯定还学到了亡者的“处死之道”
它们，已死过上千遍了
死，让它们真的还活着
一丘之貉，三只
它们以为，它们已经是人了
它们的尾巴并不藏着，它们明白
我，一个揪掉了自己尾巴的人
不会再揪它们的尾巴

一丘之貉，三只
我相信是一母两子

两只在后面跟随，一只在前面领跑
在一箭之遥的地方，它们停下来
回首看我——
站在土丘上，我只不过是一丘之人
我喊：一丘之貉
没想到，这条成语是贬义词
一下伤到了它们的尊严
惨叫一声，它们落荒而逃
天很高，地很大
一母两子，越跑越远，越远越小
我感觉它们快速在退：要退回到过去
退回到没有人的地方去——
那时那里，天为父，地为母
貉不是貉，人
还未成为人

月牙泉

她本是祁连山的一块墨玉
化身为水，一道微澜
惹了男人的是，却生出女人的非
大漠之大，万卷黄沙
波远去，浪涌来
一个不解的坎坷，总与一场浪漫的大风有关
早春退去了，晚秋也退去了
凡的，俗的，一掌一掌剃去了
只剩下清澈的一泓，一隐
少了那样一劫，又多了这样一劫

归隐在这里

以月为性，名字是残缺的
美却是圆满的，芦苇有修篁的骨节
三世修来的长胫，一试
再试，终于试出了她的爱有多深
缘有多浅，一字一鸣——
鸣沙山替天说话，雨是只言
雪是片语，而沙
一粒一粒都是叹息
她回应一句：是的
涟漪，总是以圆
把美放大，把愁扩展开去

归隐在这里
等候下一个轮回，修炼
远，或者近
有边，或者无边
甚至，有或者无
都由天注定——
哪怕最后是一瓢，是一滴
然而，一滴水中坐着我佛
一滴水，不开花
但结果——
一枚：正果

（选自《星星诗刊》2014年第6期）

除了彼此，我们已没有别的未来

霜扣儿

胭脂也有绿色的
在红石寨，我对你说
在湿润的台阶上
我看着你的眼睛说

温软的故事从脚下开始吗？再走一步
仙境更重
我们的灰衣泛了白
仿佛本命的月色回归了亭台
月桂那样的青枝
画出了我们勾连的手指

高一脚，低一脚，迈不出怀抱
湿润的台阶越来越多了
水的珠露盛着春天
春天是个耍赖的孩子，我们被它蒙住眼睛
唉呀，唉呀

除了彼此，我们已没有别的未来

（选自《诗刊》2014年6月号下半月刊）